

何典

上海新文化書社印行



順手拈來都成妙諦
綴拾鄙言渾脫流利
第步亦大方筆法若此
以市井視之矣

明方先生宗樞倡此者予恍然其言亦傳可自矣
一九三四年七月廿日贈於天津古成方德四



3 2169 7744 1

MG
7242.49
11

序

原

原序一

昔坡公嘗強人說鬼，辭曰無有，則曰姑妄言之。漢書藝文志云：小說家者流，蓋出於稗官，街談巷議，道聽途說者之所爲也。由是言之，何必引經據典，而自詡爲鬼之董狐哉？吾聞諸天有鬼星，地有鬼國，南海小虞山中有鬼母，盧充有鬼妻，生鬼子，呂覽載黎邱奇鬼，漢書記蔡亨冤鬼，而尺郭之朝吞惡鬼三千，夜吞八百，以鬼爲飯，則較鍾進士之啖鬼尤甚。然或者造無爲有，典而不典。若乃「三年伐鬼，一則見於書；」「一車載鬼，」則詳於易；「新鬼大，故鬼小，」則著於春秋；豈祇韓昌黎之送窮鬼，羅友之路見挪揄鬼，借題發揮，一味搗鬼而已哉！今過路人務以街談巷語，記其道聽途說名之曰何典。其言則鬼話也，其人則鬼名也，其實實則不離乎開鬼心，扮鬼臉，懷鬼胎，釣鬼火，搶鬼飯，釘鬼門，做鬼戲，搭鬼棚，上鬼黨，登鬼錄，真可稱一步一個鬼矣！此不典而典者也。吾祇恐讀是編者，疑心生鬼，或入於鬼窠路云。

太平客人題

原序二

無中生有，拉來海外奇談；忙裏偷閒，架個空中樓閣。全憑插科打諢，用不着子曰詩云，詎能嚼字敲文，又何須之乎者也。不過逢場作戲，隨口噴蛆；何妨見景生情，憑空搗鬼；一路順手牽羊，恰似拾蒲鞋配帶；到處搜鬚捉蝨，賽過抓迷霧做餅。總屬有口無心，安用設身處地；盡是小頭關目，何嫌脫嘴落鬚。新翻騰使出花斧頭，老話頭箍成舊馬桶。陰空咄咄，一相情願；口輕唐唐，半句不通。引得人笑斷肚腸根，歡天喜地；且由我落開黃牙牀，指東話西。天殺海蓋，講來七纏八丫叉；神出鬼沒，鬧得六水缸弗淨。豈是造謠生事，偶然口說無憑；任從撥册攷查，方信出於何典。

新年新歲過路人題於卷頭軒

原跋

何典一書，上邑張南莊先生作也。先生爲姑丈春蕃貳尹之尊人，外兄小蕃學博之祖。當乾嘉時，邑中有十布衣，皆高才不遇者，而先生爲之冠。先生書法歐陽詩宗范陸，尤劬書，歲入千金，盡以購善本，藏書甲於時。著作等身，而身後不名一錢，無力付手民。憶余齠齡時，猶見先生編年詩稿蠅頭細書，共十餘冊。而咸豐初，「紅巾」據邑城，盡付一炬，獨是書幸存。夫是書特先生游戲筆墨耳，烏足以見先生？然並是書不傳，則吉光片羽，無復留者，後人又何自見先生？爰商於繆馥僊史，代以印行，庶後人藉是書見先生，而悲先生以是書傳之非幸也。

光緒戊寅端午前一日海上餐霞客跋

何典目次

- | | | |
|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--|
| 第一回 | 五臟廟活鬼求兒 | 三家村死人出世 |
| 第二回 | 造鬼廟爲酬夢裏緣 | 做新戲惹出飛來禍 |
| 第三回 | 搖小船陽溝裏失風 | 出老材死路上遠轉 |
| 第四回 | 假燒香賠錢養漢 | 左嫁人坐產招夫 |
| 第五回 | 劉莽賊使盡老婆錢 | 形容鬼領回開口貨 |
| 第六回 | 活死人討飯遇仙人 | 臭花娘燒香逢色鬼 |
| 第七回 | 騷師姑癡心幫色鬼 | 活死人結髮聘花娘 |
| 第八回 | 鬼谷先生白日升天 | 畔房小姐黑夜打鬼 |
| 第九回 | 貪城隍激反大頭鬼 | 怯總兵偏聽長舌婦 |
| 第十回 | 閻羅王君臣際會 | 活死人夫婦團圓 |

何典

纏夾二先生評
過路人編定

第一回 五臟廟活鬼求兒 三家村死人出世

詞曰：不會談天說地，不喜敲文嚼字，一味臭噴蛆，且向人前搗鬼。放屁放屁，真真豈有此理！

（如夢令）

自從盤古，皇手裏開天闢地以來，便分定了上中下三個太平世界。上界是玉皇大帝領着些天神天將，在那虛無缥缈之中，造下無數空中樓閣，住在裏頭；自從被孫行者大鬧之後，一向無事，且不必說他。中界便是今日大衆所住的花花世界，那些古往今來，忠孝節義，悲歡離合，以及奸詐盜偽，一切可喜，可驚，可笑，可恨之事，也說不盡許多。下界是閻羅王同着妖魔鬼怪所住，那閻羅王也不過是鬼做的，手下也有一班牛頭馬面，判官小鬼，相幫着築個酆都城，在陰山背後做了國都，住在裏頭，稱孤道寡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這陰山乃下界第一個名山，其大無外，其高無比。一面正臨着苦海，真個是上徹重霄，下

臨無地。山脚根頭有一個大谷，四面峯巒圍繞，中間一望平陽，叫做鬼谷。谷中所住的野鬼，也有念書的，也有種田的，也有做手藝做生意的，東一村，西一落，也不計其數。其中單表有一處，名曰三家村。村中有一財主，叫做活鬼。他祖上原是窮鬼出身，到這活鬼手裏，發了橫財，做了暴發戶財主，造起三埭院堂四埭廳的古老宅基來，呼奴使婢，甚是受用。家婆雌鬼，是打狗灣陰間秀才形容鬼的姐姐。夫妻兩個，都已半中年紀，却從未生育。

一日，因活鬼的散生日，雌鬼便端正幾樣小小菜，沽了一壺淡水白酒，要替老公慶陰壽。恰好形容鬼也到來拜壽，便大家團團一桌坐下。搬出來，一樣是血灌豬頭，一樣是鬪昏雞，一樣是醃醬雌狗卵，還有無洞蹲蟹，筆管裏蝦，揆弗殺鴨，大碗小盞，擺了一檯，歡呼暢飲。

正在吃得高興，活鬼道：「我們夫妻兩個，一錢弗使，兩錢弗用，吃辛吃苦，做下這點牢人家。如今年紀一把，兒女全無，倒要大呼小叫吃甚壽酒，豈不是買鹹魚放生，死活弗得知的！」形容鬼便道：「雖說是要養好兒三十前，你們兩個尙不至七老八十，要兒子也養得及，愁他做甚？前日我們那裏來了一個新死亡人，他說陽間有什麼求子之法，倘然沒有兒子，只消到養家神道面前燒炷香，捨個數，便即生子，真是如應如響的，姐夫何不去試他一試？」

活鬼：「那裏有這話！神道豈是來替人養兒子的？」雖鬼道：「莫道無神却有神；既有這個老法則我們去試試也不落脫哈官銜，倘得一男半女，也不枉爲鬼一世。」活鬼道：「試試誠然不妨，但到那裏去求好？」形容鬼道：「我聞得孟婆莊那裏有座五臟廟，廟裏有三個天尊，極是有靈有聖。姐夫要求，須到那裏纔是。」活鬼道：「這裏到孟婆莊，路程遙遠，那裏便當？」形容鬼道：「路程雖遠，都是些水路坐在船裏，與遊春白相一般，有甚不便當？」活鬼道：「既然這般說，老舅可一同去走走，覺得熱鬧些。」形容鬼道：「且待你逢好日出門時，我來奉陪不遲。」活鬼道：「揀日不如撞日，就是明日便了。」形容鬼道：「這也極通，只是明日就要起身，今日須當預先端正，省得臨時上轎馬撒尿，手忙腳亂的。我也要回家說聲，方好同去。」活鬼道：「這個自然。」一面說，又喫了幾鍾罰酒，用過矮麵，形容鬼作別回去。

活鬼便到鬼店裏，買了些香燭之類，又叫了一隻兩來船回來，千端百整。到了次日，活鬼便教鬼困先把行李撥在船上，一面端整早飯。湊巧形容鬼也到了，便大家喫飽了清水白米飯，喊鬼困跟了，一同來到船邊。形容鬼伸着前脚，跨上船去，只見那隻船直漉轉來，幾乎做了踏沉船。連忙拔起脚道：「姐夫！怎麼叫這隻船如此混法。」活鬼笑：「虧你做了陰間秀才，難道連孟子的說話

都忘記了？」形容鬼道：「有甚說話？我却不得。」活鬼道：「孟子上說的：然而不王者，未之有也。一隻兩來船，你用了大脚力踏上去，教他怎麼不濕？」形容鬼也笑道：「我雖做了秀才，那些四書五經，都已嘔還先生，那裏還有記得！」

兩個說說笑笑，上了船，艚公便把船撐開，搖着乾櫓，慢慢的一路行去。活鬼道：「這裏到孟婆莊有許多路，若這般初一一櫓，初二一櫓的，幾時纔到爲甚不使起篷？」艚公道：「使篷須看風色，如今尚在陰溝裏，七彎八曲的，一路風頭弗順，怎麼使法？相公既然要緊，待我們夥計上去背起水篷來，就快了，直等到了奈何裏，纔好使篷。」活鬼道：「既然如此，快上去背！」

艚公便把船停住，船上夥計注好篷繩，跳上乾岸。活鬼便教鬼困替他把船撐一撐。鬼困拿起撐篙，用盡平生之力，望岸上一撐。不道趁水推落，船便望着對岸直攢轉去。艚公道：「你這小弟弟，真是個笨賊，又弗是撐不開的船頭，何須用這瞎氣力。撐船也要捉脰絲繩，望前撐去，怎倒這般橫撐船起來！你可坐下，如今不用撐了。」鬼困便放下篙子，蹣起半升卵子，坐在船頭上，一路看那岸上過路鬼鑽縫，到得陰溝口頭，只見經岸旁邊，蹣着一隻噴氣癩團，擡頭望着天上一羣天鵝，正在那裏想喫天鵝肉。看見他們船過，就望清白河水裏一跳，却被一條倒拔蛇腳住不放。鬼困忙拿起

洗屎拖紛，却待打去。活鬼喝道：「蛇自過，犬自行，你去打他做甚？」喝聲未絕，鬼團已將拖紛打下。恰正打蛇打在七寸裏，早已命盡祿絕，浮來水面上；癩團也隨風逐浪去了。

船已出了陰溝，到得奈何裏，湊巧遇着極順的鬼陣頭風。但見來往船隻，也有隨風轉舵的，也有趁水推船的，盡在那裏顛簸掉搶。活鬼大喜，忙教艄公也快使起篷來。艄公便把十二葉篷扯足了，那隻船便雲飛射箭一般，望前行去。形容鬼道：「姐夫悶了幾時，如今這樣順風順水，難道還不開心？」兩個說說笑笑，正在高興，只見艄公手忙腳亂的落下篷來。活鬼道：「難得這樣兜船順風，怎麼就要落他？」艄公道：「前面奈何橋來了。」活鬼向前一望，只見那橋遠遠的，看去不甚分明，便道：「橋遠遠着多哩，怎就這般要緊？」艄公道：「我們行船的老秘訣，須要遠橋三里就落篷，方能船到橋，直苗苗。」活鬼無奈，只得由他落下，仍把乾櫓搖着。

看看來到橋邊，只見一個老頭，頸上掛串數珠，腰裏束條黃布，雙手捧了卵子，跨着大步，慢慢的跑過橋去。活鬼笑道：「你看這老鬼，怎不把緊橋欄杆，到捧好了個漲驕硬卵？難道怕人敲了去不成？」艄公道：「相公們不知近來奈何橋上，出了一個屁精，專好把人的卵當笛吹。遇有過橋的善人老卵常拖，他便鑽出來敲卵，一口把卵敲住不放；多有被他敲落的。饒是這等捧好，還常常

敲卵弗着了敲脬去。所以那些奈何橋上善人，都是這般捧卵子過橋的。」形容鬼道：「真是山出老虎，處處有強人。我們打狗灣裏，近日也出了一件怪物，叫做甚麼蚰蜒哥，有時伸長躺脚，踞在路頭路腦，倘然路上行人看了野眼，不小心踏着了，他便兩頭一齊跳起，吹出一口斜氣來，把人吹得卵脬大如腿，連走路都是不便當的。」說話之間，不覺船已過橋，仍舊扯足滿篷，往前行去。到了孟婆莊上，艄公把船歇定。兩個上了岸，鬼因拿着香籃，一路去尋那五臟廟，不題。

且說那孟婆莊當初不過一個小小村落，甚是荒涼。自從孟婆開了茶館，那些閒神野鬼，都來吃清茶頑耍，登時熱鬧起來。這些左隣右舍，見了眼熟不過，也不願開店容易守店難，大家想吃起生意飯來，也有開鬼酒店的，也有開鬼豆腐店的，也有開鬼南貨店的，漸漸的只管多起來，這家起屋，那家造房，日積月累，不覺成了個大鬼市。真是鬼烟湊集，鬧熱不過的。

這裏活鬼同着形容鬼，一路行來，到了孟婆茶館門首，看他門面上掛個回報招牌，寫着「來搨館」三個白字。那些喫茶的清趣朋友，蛇頭接尾肥的前門進，後門出，幾乎連階沿磚都踏煒易了。形容鬼便道：「出名的孟婆湯，從不會吃着滋味，我們難得到此，不可錯過，進去吃他一碗嘗新！」三個走進店堂裏，揀個好坐場，爬檯攔脚的坐定。走堂的看見，便泡了三碗孟婆湯，放在桌上。問

道：「客人可用小點心麼？」形容鬼道：「有什麼好點心！也用得着些。」走堂道：「這裏有丟頭蒸，滌乾糰子，酥迷糖，抓迷露做餅，都是出名的。」活鬼道：「我們還要去燒香捨數，有素的纔好。」走堂道：「迷露餅，酥迷糖，俱是素的。」活鬼道：「酥迷糖是要饑睡來拌的，反弄得饑睡拌乾，倒是餅罷了。」走堂去頂了一盤供餅來，擺在面前。三個狼吞虎嚥吃了一陣，惠過茶錢，起身問道：「這裏有座五臟廟在那裏？」走堂把斗指着道：「你們跨出大門，一直望前跑去，碰鼻頭轉灣，到了市梢頭，就看得見了。」

兩個依言走去，到了廟前，只見兩扇廟門，半開半掩，鬪着一條夾漆縫。形容鬼便踏上塔沿去，推開廟門，看是甚麼神道。只見中間塑着個懷糟彌陀佛，落開那張頭死嘴，凸出了寬緊肚皮，眉花眼笑的坐在上面；兩旁塑着四個杉木金剛，轉入後面，來到大殿上，但見中間塑着三尊拜靈的泥菩薩。當中是窮極無量天尊，張開一雙無眉眼，落開一個黃牙牀，露出那個大喉嚨，喉嚨裏伸出一隻手來，左手捏着入門訣，右手抓個送死拳頭。上首是逍遙快樂天尊，緋紅一個狗獮面孔，兩隻軟耳朵，頤下七五根鬚孔注牙鬚。下首是苦惱天尊，涎着那個冷粥面孔，兩道火燒眉毛上打着幾個捉狗結，一個線香鼻頭，鼻頭管裏打個樁子。東邊掛一口木鐺，西傍架一面邊鼓。側首坐着幾個歪

嘴和尚，把棒槌敲着木魚，正在那裏念那夾和金剛經，看見他們入來，曉得是燒香的，慌忙起身相迎，一個向鬼因手裏接了香籃，取出那對倒澆蠟燭來點着；又把斷頭香燒在爐裏；一面擡起木鐘，打着邊鼓，伺候拜佛。活鬼朝上跪下，通陳了心事，磕了一頓響頭，方纔起來與和尚施禮。

說了幾句死話，正要坐地，形容鬼道：「好佛在後殿，我們再到後面去看看！」和尚便陪了他們，來到後面。看時，却是那新修好的五臟殿，當中坐個瀟灑南無佛，兩旁排列着十八尊木羅漢。活鬼忙磕下頭去。形容鬼道：「姐夫果然一念誠心，見了大佛磕磕拜拜。」活鬼道：「既到這裏，豈可揀佛燒香？」形容鬼等他拜完了，便道：「姐夫可要數數羅漢去？」活鬼道：「怎麼數法？」形容鬼道：「挨順！逐尊數去，數着好的便好，數着歹的便歹。」活鬼道：「你先數！」形容鬼便逐一數去，恰數着了鴨蛋頭菩薩。活鬼也照樣數去，却是大耳朵菩薩。和尚道：「兩位相公真是有福氣，數着的都是好菩薩。」鬼因便道：「待我也來數數，看是甚麼菩薩？」一路數去，只見那尊神道鬼眉眼，甚覺難看，便問道：「這可是救命王菩薩麼？」和尚道：「不是，這叫做摩化傷煞神君！」

正在說笑，形容鬼忽覺一陣肚腸痛，放出一個熱屁來，連忙掩住屁股道：「撒屁常防屎出，這裏可有應急屎坑的麼？」和尚把手指着道：「相公從這條肉衙堂裏進去，抄過了衙堂便是。」形

容鬼依言走去，果有一隻半坑，上面鋪着公屎坑板。一羣臭老鼠，簇在坑缸板上偷屎吃，看見形容鬼到來，一開走散。形容鬼恐怕爬坑缸板上，做了一個大勢頭跨上板去。往下一看，坑裏都是夾弗斷屎連頭，無萬大千的大頭蛆，在內擁來擁去。形容鬼也不管三七念一，擦門尖屁股，顯出那個無肛檔的碗大屎孔，蹲在上面，一面放了十七八個臀後屁，隨後屙出一大堆軟屎來，幾乎連那條葱管肚腸都屙落了。

出空了肚皮起來，束好褲子，正要走動，忽聞坑裏有鳴曬之聲；仔細一看，原來是一隻落坑狗，在裏頭嚼蛆。形容鬼在旁邊瞥着根青竹頭，便拿起來望狗身上戳去。那隻狗看見，便嗥的一聲，噴出一口臭蛆來，形容鬼大怒，把青竹帶戳帶搯的搯了一陣，攪得希臭膨天。那隻狗打急了，便湧身望上跳將起來。形容鬼恐被搥累，忙把身讓開，被他投穿屎坑門逃了去，遂把竹頭放下，走到五臟殿裏。

活鬼正與和尚坐在懶凳上說話，看見形容鬼走到，便向身邊挖出肉裏錢來，送與和尚做香儀。和尚也向佛面上刮了些金子，送與活鬼道：「相公拿回去，倘有小舍人急驚風撞着了慢郎中，來不及泡湯，吃了就好的。」活鬼接在手中，千謝萬喏噪的辭別起身。和尚直送出了山門，方纔進

去。兩個一路回來，到了船上，已經有天無日頭了，連忙扳轉船頭就搖。誰知道陣鬼陣風還沒有住，一路都是頂頭大逆風，搖了幾日方能到得三家村裏。兩個起岸回家，艚公隨同鬼困搬了行李起來，算清船錢去了。活鬼自與雌鬼說了一回燒香的話，形容鬼也辭別回去，不題。

可銘作怪，是夜雌鬼便捏鼻頭做起夢來。夢見一家神道，領着一個行當小夥子，走進房中，對着雌鬼道：「感汝夫妻求一虔誠，今特賜汝一子，乃陽間白面書生下降，將來後福非凡，汝可用心保護。」只見那小夥子走至牀前，揭開雌鬼被頭，望着雌鬼鬚髯亂鑽。雌鬼着急，忙把手去推，那鬼推得住，已被他鑽入肚裏去了。嚇出一身冷汗醒來，告訴活鬼。活鬼道：「既是天尊顯聖，將來生子是十拿十穩的；但不知這尊神道是甚麼模樣的？」雌鬼道：「我也看不仔細，只見他眉毛打得結着。」活鬼道：「不消說，這是苦惱天尊了。」從此雌鬼便懷着鬼胎。

到得十月滿足，生下一個小鬼來。夫妻大喜，如獲至寶。形容鬼曉得生了外甥，又是他攬撥去求來的，如何不喜？便即買了一對昏頭雞，一塊撥腿肉，幾條放生鹹魚，一盤切只籩賣鴨蛋，教個毛頭困挑了，自己戴了高帽子，穿件萬年衣，來到姐夫家。正值活鬼在家裏燒三朝，就唱個扁喀，道了喜。坐了一回，隨到房中來問姐姐的安。雌鬼道：「兄弟來得正好！你是讀書人，可替外甥題個鬼名，

「形容鬼想了一想道：「就叫做活死人何如？」活鬼大喜道：「極好！正是這等便！」只見鬼因走來說道：「吃三朝酒的太平客人都請到了。」活鬼便與容鬼出來接人待物；一面就擺出酒來，大家坐下。正是酒落歡腸，猜拳豁指頭的吃了一陣。

內中一個對門鄉鄰，叫做扛喪鬼，問道：「前日聞活大哥曾到五臟廟去求子，因此得了令郎；不知那裏學來這個妙法？却是怎麼求的？乞指示一二，也讓我們見識見識。」活鬼道：「我本也不知就裏，是個新死亡人說起，陽間有此法，因此亦去試試；也不過燒炷香，許個願罷了，不料果有靈驗。」又一個隔壁鄉鄰，叫做六事鬼，便接口道：「許了甚麼願，就這等感應的快？」活鬼道：「那時也不會殼眼這般靈驗，不過趁嘴造了幾句話，倘然生了兒子，便把天尊來做家堂菩薩，就在三家村裏起座鬼廟來供養，說便這般說，只是太許大了一歇辰光還弗起。料想口說無憑，天尊也不計較的。」扛喪鬼道：「這使不得！老頭話實許人，莫許神。既然許出了口，也是縮弗轉的，難道好拔短梯不成？將來怎好再見天尊面？你橫豎銅錢堆出大門外，也不必像孟婆莊那裏造這大廟，正叫鄉下獅子鄉下跳，將就起隻三進四院堂的小廟供養着就是了。」活鬼道：「諸事也還容易，只是尋那塊屋基地？又要好風水，又要無關礙，却倒千難萬難。」扛喪鬼道：「村西頭那片勢利場，青草

沒人頭的精空在那裏，何不就在上面？大家燒香便當，豈不好麼？」六事鬼不覺拍手拍脚大笑起來道：「極通！極通！活大哥快些起起廟來，我們都來燒香。」活鬼道：「忙不在一時，且待小兒滿了月，那時揀個吉日良時動手不遲。」衆鬼俱道：「說得是！」遂都起身謝別回去。活鬼送衆鬼出門，回來告訴雌鬼，雌鬼也甚歡喜。

日子易過，不覺已是滿月。隨又齋了別過老壽星，抱出活死人來。剃頭人便把他兜頭一杓冷水，拿起缸升來就剃。真是冷水剃得頭髮落，頃刻剃了光光頭。又做下許多裝柄糝糴，各處蟠藤親眷都送過了。然後揀個好日，端正木石磚瓦，到勢利場上來起造鬼廟，不題。只因這隻廟一起，有分教，非惟賠飯折工夫，還要擔錢買憔悴。要知究竟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繆夾二先生曰：無官一身輕，有子萬事足。活鬼既做了財主家邊，豈不望養兒待老。無如力不從心，只好付之天命。一旦得新死亡人傳聞之言，方知天底世下，除了死法，更有活法。於是不顧路程遙遠，乘船駕櫓，一念誠心，燒香捨數。雖不免閒時不燒香，急來抱佛脚之誚。然早已感動神明，夢中送子，遂能懷着鬼胎，生出小鬼。將來靠老終身，傳宗接代，不怕無鬼頂扛。豈非神聖有靈，佛天保佑乎？雌鬼道：「莫道無神却有神，」誠然哉！

第二回 造鬼廟爲酬夢裏緣 做新戲惹出飛來禍

詞曰：自家下種妻懷胎，反說天尊引送來。只道生兒萬事足，那知倒惹禍根荄！做鬼戲，惹飛

災，賊官墨吏盡貪財。銀錢詐去猶還可，性命交關實可哀。（思佳客）

話說活鬼因求着了兒子活死人，要在這三家村勢利場上起座鬼廟來還那心願，辦齊了磚頭石塊，擱下無數木梢，叫了五色匠人，那消半年零六個月，早已把座鬼廟造得齊齊整整。中間大殿上，也塑三位天尊。因夢中送子來的是苦惱天尊，故把他塑在僻居中，上首塑了窮極無量天尊，下首塑了逍遙快樂天尊。那些相貌裝束，都照依孟婆莊那裏一樣。山門裏塑個遮眼神道，一隻眼開，一隻眼閉的，代替了懷精彌陀佛。後面也換了一尊半截觀音，又請一個怕辰和尚，住在廟中侍奉香火，收拾得金光燦爛。

村中那些大男小女，曉得廟已造好，都成羣結隊的到來燒香白相。正是燒香望和尚，一事兩勾當。見了後殿半截觀音，盡皆歡天喜地道：「向常村裏娘們要燒炷香，都要趕到惡狗村火燒觀音堂裏去，路程遙遠的，甚覺不便，如今這裏也有了觀音，豈不便當？」大家感激活鬼不了。扛喪

鬼使搭了一起鬼朋友，對了幾枝分，直到酆都城裏，出了有名的不搭班戲子，來替活鬼敬神賀喜。就在新廟前搭起一座大鬼棚來，掛了許多招架羊角燈，排下無數冷板凳，那四面八方到來看戲的野鬼無千無萬，幾乎把一片勢利場都擠滿了。

活鬼也辦了祭禮，同着雌鬼到來齋獻。把三牲擡入廟中，擺在金鎗架子上，衆鬼看時，當中是一頭豬圈裏黃牛，上首是一隻觸呆豬婆，下首是一腔舔刀羊咩咩，還有許多供果，素菜，鬼饅頭，堆滿了一供桌。活鬼到了神前，把松香摻在爐裏，敬了三杯滴血酒。夫妻都磕了頭起來，謝了衆鬼，一齊到棚中坐定。只見班中那個老戲頭，把戲單送來，請活鬼點戲。活鬼道：「我是真外行，點不來的，隨你們揀好看的做便了。」形容鬼仰長頸骨，把戲單一望，便道：「這些老戲目，都是大王爺串的。今日我們求子還願，是陰間創見的事，須做幾齣新戲，纔覺相稱。」老戲頭道：「要新戲易如反掌，我們班中新編的幾齣話把戲，却都熱鬧好看。」衆鬼都道：「如此甚妙！」戲頭便向衆脚色說了，打起鬧場鑼鼓，舌頭上跳過加官，後面一齣一齣的只管做出來。衆鬼看時，却是些鬼鬧張天師，鍾馗嫁姊妹，觀音抽肚腸，金剛箍鐵尺，六賊戲彌陀，賭神收徒弟，壽星遊虎邱，小鬼跌金剛，許多新戲，果真熱鬧好看，衆鬼喝采不迭。

正在看得高興，忽我戲場上鴉飛鵲亂起來。那些看戲的，都一斜眼望着鬧處擁將去，口中說道：「去看酒鬼相打。」原來扛喪鬼是這三家村裏的鬼地方，聽得有鬼相打，忙隨衆鬼軋去。看時已經打過。但見一個死鬼，打得血破狼籍，直僵僵躺在地上。扛喪鬼看見，嚇得面如土色，忙問道：「這是甚麼鬼？爲着何事被誰打死的？」有認得的說道：「這是前村催命鬼的酒肉兄弟，叫做破面鬼，正詐酒三分醉的在戲場上耀武揚威，橫衝直撞的罵海罵山，不知撞了荒山裏的黑漆大頭鬼，恰正釘頭碰着鐵頭，兩個牛高頭，馬頭高，長洲弗讓吳縣的就打起來了。可笑這破面鬼枉自長則金剛大則佛，又出名的大氣力，好拳棒，誰知撞了黑漆大頭鬼，也就經不起三拳兩腳，一樣跌倒地下想拳經，不起來了。」扛喪鬼道：「既是黑漆大頭鬼打死的，如今兇身那裏去了？」喪鬼道：「逃去長遠了。」扛喪鬼道：「你們既然親知目覩，怎不攔住了他，却放他逃了去？」衆鬼道：「你這地方老爹又來了！那黑漆大頭鬼是要在餓鬼道上做大夥強盜的，饒這破面鬼這等氣力，尙不夠他三拳兩腳就送了終。我們都是手無縛雞之力的，那個攔得住！難道性命是鹽換來的麼？」扛喪鬼聽了無可如何，只得回到棚中，對衆鬼說知。衆鬼曉得催命鬼是當方土地手下第一個得用差人，平日拿本官做了大靠背，專一在地方上聚火圍，拿訛頭，喫白食詐人的，如今他的兄弟被人打

死，怎肯干休？少弗得要經官勸府，恐怕纏在八斗糶裏，盡皆着急也等不得完戲，忙把戲子打發起身；一面拆棚，一面去報催命鬼得知。那些看戲的野鬼，見戲子已去，大家盡怕糾纏，頃刻跑得乾乾淨淨。活鬼隨同衆鬼，將許多家私什物，忙忙的搬回家去。幸虧人多手雜，不一時都已七停八當，扛喪鬼自在廟前照應，等這催命鬼到來。

不一時，催命鬼領了幾個弟兄子姪來到廟前。扛喪鬼接着，先告訴了一通，領他看過屍靈橫骨，然後說起「兇身逃去，如今作何計較？」催命鬼原非想替兄弟伸冤理枉，只覷眼趕來打個撒花開頂，殺殺勝會，再詐些銀錢用用。不料到得廟前，却早靜悄悄地，已是敗興；又聽得兇身是荒山裏黑漆大頭鬼，不覺冷了下半段，免不得做起屍親面孔來，說道：「戲場上人千千萬的所在，青天白日，由強盜到來，把平民百姓打死，又放他自由自在的跑了去，倒說作何計較！虧你做了鬼地方，說出這樣風涼話來！如今也不用千言萬語，只要交還我兇身，萬事全休。若交代弗出，只怕你地方變了地圓地扁，還不得乾淨哩！」說罷，就要回去。扛喪鬼着急，連忙一把拖住道：「你也不必性急！凡百事體，也須有話熟商量。我們且到廟裏去，斟酌一個道理出來。」把催命鬼引入鬼廟裏坐下說道：「這個兇身，莫說我交代弗出，就是官府，只怕也不必輕易去拿他的。依我算計，倒不如捉

豬塾狗，上了活鬼的船罷。」催命鬼道：「怎麼上他的船？」扛喪鬼道：「這節事，皆因爲活鬼養了嫡頭大兒子，說是甚麼天尊送來的，因此白地上開花，造着鬼廟，又做甚麼還願戲，以致令弟遭此一劫。那活鬼是個暴發頭財主，還不曾見過食面，只消說他造言生事，頂名告他一狀，不怕不拿大錠大帛出來買靜求安；連土地老爺也好作成他發注大財。你道如何？」催命鬼笑道：「我正肚裏打這草稿，不料你的算計，却倒與我暗合的妙，可稱英雄所見略同。自古道：無說不成狀；正是這等幹去便了。」就在廟裏寫好狀詞，把些惡水盡澆在活鬼身上，趕到當方土地那裏告了陰狀。

原來那土地叫做餓殺鬼，又貪又酷，是個要財不要命的主兒。平素日間，也曉得活鬼是個財主，只因螞蟻弗叮無縫磚塔，不便去發想。忽見催命鬼來告他，知道大生意上門，即便准了狀詞。因催命鬼是原告，不便就差他，另簽了令死鬼立時立刻去拿活鬼。自己一面坐了狗絡轎，許多伴作皂隸簇擁着，來到鬼廟前；令死鬼已將活鬼及隔壁鄉隣六事鬼都已拿到。扛喪鬼這日做了屍場上地方，好不忙亂！土地到了屍場上，相過了屍，又將鬼廟周圍看了一回，即便坐在廟中，先叫扛喪鬼上去，責他做了鬼地方，不曾預先舉報，打了幾十迎風板子，再叫六事鬼去，也要捺住兩頭打當中。幸虧六事鬼口舌利便，再四央求，方纔饒了。然後叫活鬼上去，不問情由，就是一頓風流屁股，打

得活鬼上天無路，入地無門，爺娘皇天的亂喊。及至打完了，問他爲甚造言生事？活鬼已經嚇昏，那裏回報得出？就說三言兩語，也是牛頭非對馬嘴的。土地也不再問，把他上了全副刑具，帶去下在黑暗地獄裏，說要辦他個妖言惑衆的罪名。雖鬼在家裏，得知這個消息，嚇得兩耳朵發白。忙與形容鬼相商。形容鬼也不懂打官司經絡，茫茫無定見的，只得請六事鬼來與他斟酌。六事鬼道：「我曉得這餓殺鬼是要向銅鈿眼裏翻筋斗的。今日把活大哥這等打法，便是個下馬威，使活大哥怕他打，不敢不送銀子與他的意思。如今也沒別法，老話頭：不怕官，只怕管。在他簷下過，不敢不低頭。只得要將銅錢銀子出去打點。倘然准了妖言惑衆，是殺了頭還要問充軍的，怎麼當得起？」雖鬼見說，愈加著忙，只得央他們去尋門路打點。

兩個來到衙門前，尋鬼打話，都說：「活鬼是個百萬貫財主，土地老爺要想在他身上起家發福的。若要摸耳朵，也須送他九籃八蒲箕銀子，少也開弗出嘴。」問來問去，都是這般說，只得痛了屁股回來。行到半路頭上，六事鬼忽然想起那土地餓殺鬼非但貪財，又極好色。他手下有個門子，叫做劉打鬼，當官名字又叫做劉莽賊，年紀不多，生得頭端面正。他的母親劉娘娘也生來細腰長頸，甚是標緻。娘兒兩個，都是這餓殺鬼的婊子。劉打鬼有個好娘舅，曾與六事鬼有一面之識，遂同

形容鬼先去尋着好娘舅，央他領到劉家。那好娘舅是個爛好人，便與他一同跑到劉娘娘家去。

劉打鬼見是娘舅領來的，不敢怠慢，連忙接進客位。敍了些寒溫，兩個說起來，要來他娘舅們在俄殺鬼面前說個人情。劉打鬼道：「與土地老爺講話，却是非錢不行的。若沒錢時，憑你親爺娘活老子，話出靈天表來，他也只當耳邊風，我們亦不好空口白牙去說什麼。」形容鬼道：「舍親雖說是個財主，其實外頭嚇殺裏頭空，却是有名無實的。如今既遭了這般飛來橫禍，也說不得自然要把銀子出來做買命錢了。只要老弟在老爺面前周旋其事，求他只好看瓜刊皮，不要扳着葫蘆樞子就夠了。」劉打鬼道：「老話頭：有錢使得鬼推磨。你們既有銀錢送他，他烏眼睛見了白銅錢，少不得歡天喜地，把令親從輕發落的，愁他做甚？」劉娘娘道：「十個人十樣性，你又不是老爺肚皮裏蛔蟲，就這等拿得穩！老爺雖說見錢眼開，只怕少了也就要看弗上眼的。你且去探探他的口氣，方好講話。」劉打鬼道：「阿媽說得是！待我去討個尺寸出來。」遂起身出門。

不一時，回來說道：「老爺起初裝腔做勢，當不得我花言巧語說去，他滅弗得情，方纔許了論萬銀子；再少也不好說。在令親身上，也不過似牯牛身上拔根毛，無甚大不了的。只是那個屍親催命鬼，與這地方扛喪鬼，都是殺人弗怕血腥氣的朋友，你們也要與他講通做了。若未會妥當，要防

他趕上司，土地老爺也未便杜做主張，就將令親輕饒放赦。」六事鬼道：「那個鬼地方，是我們的好鄉鄰，我們自與他打話便了。那屍親與老弟同衙門吃飯，自然衙門情熟，就借重老弟與他講一講，不知可使得麼？」劉打鬼道：「有甚使不得！你們再坐一坐，待我去尋他講講看。」去不多時，同了催命鬼到來，說起這事。催命鬼起初大得收弗小，越話越離經的，那裏講得明白！劉娘娘勸道：「老爺已經許了，你只管執之一見，枉苦空做閒冤家。我這裏粗斷一句，送你千把銀子，我也不要你二八提攪，你可看我面上，差不多點罷了。」催命鬼怕他要在土地枕頭邊告狀，不敢不依；况與活鬼本來無甚深讎，也就得巧便回頭應承了。劉娘娘道：「如今事已千停百妥，你們去端正銀子來便了。」

兩個謝別回來，說與雌鬼得知。事出無奈，只得措置銀子。活鬼雖說是個財主，前日造廟時已將現銀子用來七打八，今又猝不及備，要拿出整千整萬銀子來，甚覺費力。雖不至賣家掘產，也未免挪衣剝當。湊足了數目，送到劉家，交代明白，囑他早早完結。劉打鬼道：「這個不必費心，難道我們坑在屋裏，賠出小銀子來不成！自然就送去的。大約非明即後，便把令親發放，也未可知，你們放心托膽便了！」

打發兩個起了身，娘兒們商議將銀子落起一大半，拿小一半來送與餓殺鬼，催他就將活鬼放出。果然錢可通神，次日餓殺鬼坐堂，便將活鬼吊出監來，開了刑具，把前日事情解釋了幾句，放他回家。正是得錢弗揀主，錢多那怕陌生人。不知活鬼回去，可有別說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纔夾二先生曰：活鬼只爲有了幾個臭銅錢，纔生得一個小鬼。遽爾有事爲榮，賣弄手中。有物向白地上開花，造起甚麼鬼廟來。緣此而聚集鬼衆，搭鬼棚，做鬼戲，引得酒鬼相打，攪出鬼性命來。歸根結底，把一場着水人命，一盤攪歸去。還虧有錢使得鬼推磨，不曾問成何卵頭罪。然已不免下監下舖，喫打罰贖，弄得了家了命。反不若前頭一張卵，後頭一個屎孔，窮出狗而極出屁的人，儘管苦中作樂，不怕人敲脫卵脖柄也。或曰：活鬼之遭此飛來橫禍，蓋係坟上風水應當破財耳；若謂其算計弗通，自作自受，豈非冤哉枉也！

第二回 搖小船陽溝裏失風 出棺材死路上遠轉

詞曰：行船走馬三分命，古人說話原該聽。何必海洋中，陽溝也失風。受多寒溼氣，病倒真難治。空有安心丸，焉能免「棺」。(重疊金)

話說活鬼自被土地捉去，下在暗地獄裏，伸手不見五指頭的，已覺昏悶；再加一班牢頭禁子，個個如狼似虎，把他擺佈得三分像人，七分像鬼，要死弗得活，真是度日如年，忽然土地來弔他出獄，正不知是禍是福，心裏賊忒嬉嬉的到了土地面前。只見餓殺鬼坐在上面，聲色不動，反好說話的放了他，真似死裏逃生，連忙磕個響頭謝了，走出衙門。湊巧形容鬼與六事鬼兩個到來早打聽，恰好接着，大家歡喜，擁着便走。形容鬼見活鬼行作動步，甚覺不便，問道：「姐夫身上有甚痛刺？怎麼這般搭腳搭手的？」活鬼道：「就是前日被瘟官打的棒瘡，在暗地獄裏討個爛膏藥貼了，倒變成爛屁股，好不疼痛！」六事鬼道：「既如此，不可跑傷了。我們且到前面陽溝裏，看有什麼搖小船，叫他一隻，坐了回去。」

三個來到陽溝頭，湊巧一隻小船，傍着大船邊，歇在那裏。六事鬼便喊道：「這隻小船可是搖生意的麼？」只見船艙裏鑽出一個赤腳漢來，答道：「正是。客人要那裏去？可到船上來坐，也好待我下棹就搖。」形容鬼道：「我們要到三家村去，你可認得麼？」艄公道：「這裏搖去，見港就扳船，隨彎倒彎行去便是，怎麼不認得？」形容鬼便攙扶活鬼，一同下了船，開船回去。這活鬼還只道土地自己想着他，倒也安心樂意。只見六事鬼說起他被土地捉去時，家中如何着急，如何尋門

路不着；直等尋着好娘舅領到劉家，催命鬼又怎麼作難，連扛喪鬼也不會打他白客。用了許多銀子，纔得安然無事，放了出來；前前後後，一本直說。活鬼聽得用去許多銀子，不覺怒氣填胸，一口氣接不上來，登時白沫直出，倒在船中。兩個嚇得魂不附體，連忙扶他起來，一頭拍胸脯，一頭叫名姓的呼喚。弄了好一回，漸漸喉喘頭轉氣，甦醒轉來。

誰知福無雙至，禍不單行。這裏活鬼纔得甦醒，忽然昏天黑地，起來一陣勁來風，吹得那陽溝河水漲三分，霎時間船橫蘆葦灘起來。那艚公把舵弗定，一個鷓子翻身，撲通的跌下水去。形容鬼着急，連忙拿起篙子，要想撐傍岸邊。誰知逆水裏撐篙，有如撐了硬頭船，那裏做得半分主張？那艚公游到船傍，扳着船要想爬起來。形容鬼看見，忙偃去將他一把拉住，思量拉他上船。大家很命一扯，不料那隻小船早已捩牯下水，合了轉來；連這活鬼六事鬼，一齊提在渾水裏。幸虧六事鬼慣做媒人，是落水弗沉的，被他撲開水面，把活鬼背上乾岸，早已腳立硬地。這艚公被形容鬼拖住，越盤水越深的，只顧點弗設深淺起來，弄得頭侵着水；你扯我拽，吃了一肚皮淀清，湯溝水，方着爬到岸上。大家鷓得眼白，坐着喘息。

待了好一回，那陣風也矮了，依舊平和水港，艚公再盤入水中，將船拖到岸邊。大家用力幫他

翻了轉來，仍到船上坐定。重新開船，搖到三家村裏。打發了船去，三個像雨淋雞一般，跑到家中，唯鬼看見，吃了一驚。忙問道：「你們可是在奈河橋上失足墮河，弄得這等拖水夾漿，着了溼布衫回來？」活鬼道：「閒話少說，快拿衣裳出來，大家換了再相商。」六事鬼道：「我就在貼隔壁，歸去換甚便。」一頭說，就作別回去。雌鬼拿出一大疋替換衣裳來，兩個把溼衣換下。

大家坐定，活鬼方告訴雌鬼：「因前日被瘟官打痛了腿，跑不動，叫船回來。在陽溝裏失風，翻了船。又在船上曉得你們把銀子像撒灰一般用去，把我氣得死去還魂，險些兒與你不相見了。你向常用一個錢要掂掂厚薄，也算是一錢如命的。幾時屬落了肚腸，就這般大手指搵起來！」雌鬼道：「你被土地捉去時，嚇得我頭昏耳朶熱。正在無法擺佈，幸虧兄弟去尋着這條階熟門路，又立馬造橋，要許多銀子；那時連肚腸根幾乎急斷。千算萬計，連我的璧挺如意，頭肯簪，趙珠花，俱上了鬼當裏，當出銀子，方能湊足數目送去，弄你出來。倒要這等怪東怪西的，真是弗得相謝反得吐瀉了！」形容鬼道：「你們也不必相埋怨，這是姐夫破財星進了命，撞着這般無頭禍。在牢獄底頭，真是日頂充軍夜頂徒罪。一個弗招架，連吃飯家生都要搬場。如今雖然吃打罰贖，仍得安全無事，好好回來已是一天之喜了。老話頭：銅錢銀子是人身上的垢，鴨背上的水，去了又來，只要留得青山

在，那怕沒柴燒，若只管這等落水要命，上岸放錢的鬼，略略相罵，連我也踣踣不安了。」說罷，也要作別回去。活鬼那裏肯放，說道：「明日還要把小炒肉燒燒路頭。多時費心，怎好不喫頓路頭酒回去？」形容鬼也就托老實住下。

只見那活死人已經未學爬，先學走，一路扶牆摸壁的行來，巴在活鬼身邊。活鬼便把他抱在膝饅頭上，說道：「真是只愁弗養，弗愁弗長。人說求來子，養弗大，看他這等花白蓬蓬的，怎得養弗大起來？」形容鬼見那小鬼，眉花眼笑，嘴裏啾啾啞啞，便道：「我最喜抱弗哭囡，待我也來抱抱。」便向活鬼手裏接去抱着。說笑了一回，大家收拾回覺。

誰知不到一閃覺轉，活鬼忽然大寒大熱起來，口裏不住的浮說亂話。雌鬼還只道他甞弗甞醒，叫了幾聲弗應，點起鬼火來看時，只見他面孔脹得緋紅，身上火發火燒，嘴裏嘈聞白夾，指手畫脚的亂話，不由的不慌，只得喊起形容鬼來。形容鬼看了，也覺着急，說道：「這是一場瘟瘧大病，不知這裏可有好郎中麼？」雌鬼道：「村東頭有個試藥郎中，他自己誇口說手到病除的，但只怕說嘴郎中無好藥。」形容鬼道：「不要管他好歹，待我去請他來看看，纔得放心，只是不認得他家裏，半夜三更，人生路弗熟的，倘然摸大門弗着起來，便怎麼處？」雌鬼道：「鬼囡認得的，教他跟你去。」

便了。」形容鬼便喊了鬼田，攜着黑漆皮燈籠，三脚兩步跑到郎中門前。碰門進去，催得那郎中衣裳都穿弗，及散散圍的跟了他們就走。

形容鬼一路將病源述與他聽了。到得家裏，方過了脈，那郎中道：「這不過是嚇碎了膽，又受了寒溼氣，不妨事的！」一面說，一面就在身邊挖出眼眵大三五粒丸藥來，遞與形容鬼道：「這是一服安心丸，用元寶湯送下，三兩日就好的。」說罷，便欲起身。形容鬼忙將一個乾癩頭封袋，裝他袖中，叫鬼田點燈相送。雌鬼已將元寶湯端正，形容鬼幫他將藥灌下。這丸藥是殺渴充飢弗惹禍的，有什麼用？直至次日半上日晝，仍舊弗推扳，只得叫鬼田再去候那郎中來。那郎中看了，仍舊換湯弗換藥的，拿出兩個紙包來道：「這是兩服仙人弗識的丸散在內；一服用軟口湯送下，明日再將亂話湯送下一服，包你活龍鮮健便了。」形容鬼收了藥，送過封袋，打發郎中起了身，依照他說話，把藥吃下去，猶如倒在狗屎裏，一些也沒用！正叫做藥醫不死病，死病嚙藥醫。果然犯實了症候，草說試藥內中醫弗好，你就請到了狗咬呂洞賓，把他的九轉還魂丹像炒鹽豆一般吃在肚裏，只怕也是不中用的。

那活鬼躺在牀上，只管一絲無兩氣的半死半活。雌鬼見他死在頭上轉，好不着急！就像熬煎

盤上螞蟻一般，忙忙的到鬼廟裏去請香頭，做野糰子謝龜；講個流年算命；又替他發喪送鬼，叫魂待城隍，忙得頭臭。看這活鬼時，漸漸的一面弗是一面，眼睛插了骷髏頭裏去，牙齒齧得鏽釘斷。到得臨死，還撒了一個狗臭屁，把後脚一伸，已去做鬼裏鬼了。

雌鬼那時一把鼻涕，一把眼淚，號腸拍肚的哭嘍叨。形容鬼等他哭場了，方纔勸道：「他已叫聲弗應，問聲弗聽的，咽到長隄裏去了。你就登時哭死，與他同死合棺材，也無濟於事。且商量辦後事要緊！」雌鬼只得揩乾眼淚，與形容鬼把屍靈扛來，躺在板門上，脚板頭上煨起吊紙。一面又請六事鬼過來相幫，就托他買辦東西。六事鬼拿着些卵串錢，出去先買了一口老古板的豎頭棺材，其餘用得着的物事，一一置辦停當。形容鬼在家中，也主持得七端八整。那活死人雖然還是個小鬼，也未便爺死弗了憂，一樣的披麻執杖，束了爛草繩，着雙鐵草鞋。雌鬼也戴了沒頭大孝。等個好時辰，把屍靈檢在破棺材裏，道士搖着鈴注卵子，念了幾句生意經，脍了材蓋，棺材頭邊放下一張冷座檯，供好活牌位，擺上老八樣頭素菜來；不過是弔長絲瓜，丫叉蘿蔔，老茄子，拖根葱，香菜頭，無皮果子，悶葫蘆，大碗燉酸盞之類，做過了倒頭羹飯，請送入殮的朋友親眷吃了喪家飯，大家散場。到得頭七裏，大門前頭豎起棒槌接簷竿，請了一班火居道士，酒肉和尚，在螺螄殼裏做道場。

從此老和尚念苦經，小道士打十番，七七做，八八敲的開了四十五日。那形容鬼雖說至親莫若郎舅，到底遠了一步，來三去四的不甚便當。全虧六事鬼早起夜眠，盡心竭力的照應。真是遠親不如近鄰，雌鬼也感激不盡。

只是那口爛頭棺材停在屋裏，恐防爛斷座檯脚，一割斷過七，形容鬼攛掇着，就在陰山脚下尋塊壞心地，做了塊坟壇，在太巖頭上動了土，把棺材生好牛頭扛，八擡八綽的扛出門去。和尚道士碰起領喪鑊，一大起送殯的鄉鄰親眷，隨在後面，抄着近路就跑。行不到一條長田岸，只見一個老鬼，捧着一根燈草懶拐棒，攔住說：「你們真是少不經事，只想抄近路！可曉得前頭轉灣頭上的爬棺材黃鼠狼麼？」衆鬼道：「爬棺材黃鼠狼便怎麼？」老鬼道：「原來你們還沒知道！那黃鼠狼專好齧死人，倘有棺材過去，一大羣蜂擁上前爬住，把死人骷髏頭都齧得乾乾淨淨。所以當日謝家，出棺材遠轉過去的，你們也該小心爲主！」衆鬼都道：「到底老輩裏說話，不可不聽！我們就打死路上，過去便了。」大家撥轉脚板頭望死路上跑去。那雌鬼脚小伶仃，如何跟得上！落在後頭，一步一哭，只顧趕棺材弗着起來，只得喊個辣熟鬼吊了，也不顧快行無好步，亂跌亂撞的爬

到坟上，跑得膀酸脚軟，坐着喘息。

那棺材已歇在棚中，形容鬼處分把羹飯擺好。這番不用素鼓榔槌，都是大魚大肉，衆鬼仔細看時：一樣是牯牛卵胞，一樣是顯湯狗頭，一樣是綿羊頸骨，一樣是豬婆耳朵，一樣是獼猴臂公，一樣是狐狸尾巴，一樣是鏗裏鷓鴣，一樣是攪折驢卵，還有兩色水果，却是翻花石榴，撥皮酸橘子，兩色點心，是碗裏扒春餅，宿蛙大麥糰，三杯寡酒，一碗爛飯，點起兩枝風中之燭。衆鬼都說：「這活鬼枉做了財主家邊，一生一世，苦喫苦熬，就是小輩腥也不捨得買來吃。直到今日之下，方能拽長檯子擺這一頓富勝酒席，他已喫不下肚了！豈不是枉活鬼世！」三叢叢，四簇簇的談論不了。

等到落地時辰，拜過離別，收開羹飯把棺材下了泥潭，穩好在爛泥心肝裏，這方是入土爲安，大家收拾回家。正是憑你會鑽銅錢眼，到頭終墜茅柴根。要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纔夾二先生曰：活鬼命裏既能白手成家，置田買地，造船起屋，掙做百萬貫財主，也算是茄子大一個星宿了。就使他擁着三妻四妾，兒女成羣，活到壽長千百歲，也該消受得起。誰知纔生得一個小鬼，便就船橫蘆簾蓋起來，一出着水鬼命，幾乎弄得頭弗拉頸上。還虧錢可通神，方能彌補光鮮。尙不能財去身安樂，接連又是一場瘟癘大病，就免不了不得拋妻棄子，一雙空手見閻王矣。古老上人所云：「七合升羅八合命，滿只升羅就生病」者，正活鬼之謂也。

第四回 假燒香賠錢養漢 左嫁人坐產招夫

說曰：淚如泉，怨皇天。偏生揀着好姻緣，強教半路捐。花未蕩，貌尚妍，活人怎肯伴長眠？紅

絲別處牽。（雙紅豆）

話說雌鬼自從嫁了活鬼，一對好夫好妻，同起同眠的過了半生半世，真是鄉下夫妻一步弗脫離的。後來生了活死人，愈加夫全子起，快活不了。誰知樂極生悲，把個頂天立地的大男兒家，跳起來就死了。初時還有些和尚道士，在家中開弗清楚，倒也不甚覺着。及至斷了七，出過棺材，諸事停當，弄得家裏冰清水冷。那個鬼困，自從主人死過，沒了管頭，吃飽了宕空筍箕裏飯，日日在外閒遊浪蕩，雌鬼也管他不下。一個搭脚阿媽，只曉得燒茶煮飯，踏殺靈堂泥，連大門前頭都不到的。一個委尿了頭，抱了活死人，終日趕鄉隣白相，弗到夜也不肯歸槽。雌鬼住在家中，弄得走了前頭沒了後面，叫呼弗答應的，愈覺冷靜。倒還虧六事鬼三日兩頭走過來照應照應。

一日，雌鬼正在家中扯些綿絮，要想翻條脫殼被頭。忽然覺得混身肉骨肉髓的滾將起來，好像蛆蟲螞蟻在上面爬的一般。心裏着急，連忙脫開衣裳看時，只見一羣叮皮蟲，認真在膀罽襠裏

翻筋斗。忙用手去捉時，被他一口叮住，痛得渾身都肉麻起來。只得放了手，一眼弗閃的看他。

三不知六事鬼走來，看見雌鬼脫開衣裳，呆呆的只管低着頭看。心中疑惑，輕輕走到跟前一看，不覺失驚道：「怎的活大嫂也生起這件東西來？」雌鬼喫了一驚，急忙穿了衣裳說道：「你幾時到來偷看我是何道理？」六事鬼道：「這個蟲是硬殼疥蟲考的，其惡無比。身上有了牠，將來還要生發簇瘡，直等爛見骨還不肯好。當時我們的鬼外婆，也爲生了此物，爛斷了皮包骨，幾乎死了。直等弄着一種跳虱放上，把蟲敲乾淨了，方能漸漸好起來的。」雌鬼忙問道：「你身上可有這跳虱？」六事鬼道：「在家人那裏來。這須是和尙出家人纔有兩個。」正話得頭來，只聽得隔壁喊應六事鬼，說有個野鬼尋他；六事鬼慌忙跑歸。這裏雌鬼痒一陣，痛一陣，弄得無法擺佈。肚裏千思百量，忽然想起活鬼生病時，曾在鬼廟裏請過香頭，何不借着還願做個因由，到廟裏去與那怕民和尙相商，諒必有畫策的。算計已定，重新梳光了直搥頭，換了一身茄花色素服，家裏有用存的香燭拿了一副，叮囑搭脚阿媽看好屋裏，開了後門出去。

那雌鬼原有幾分姿色；戴著孝，更覺俏麗。正是若要俏，須戴三分風流孝。雖然年紀大些，還是個半老佳人。一路行來，到得鬼廟前，只見兩扇廟門關緊；把手去推時，原來是關門弗落門的，一推

就開。走進裏面，依舊把門關好。那和尚聽得門響，走出來，見是雌鬼，連忙接進裏面，替他點上香燭。雌鬼拜了幾拜，應過故事起來各處遊玩。走到和尚房裏，只見朝外鋪張嵌牙牀，掛頂牛皮帳，牀前靠壁，擺一張天然几，一頭一盆跌椰香檯，一頭穩瓶裏養一枝鼻涕，中間掛一幅步步高花頭的小單條，旁邊擺着幾條背板凳，牀下安個倒急尿瓶，鋪設得甚是齊整，心裏想道：「人說三世修來難得搭和尚眠，原來和尚的靜房是這般精緻的。」坐在凳上，張西望，只見和尚托着一碗棗兒湯，送到面前。雌鬼是喫慣的，接來呷了幾口，放在桌上，熬不住便道：「我無事不登三寶殿，要問你可有一件東西麼？」和尚道：「施主要什麼，小僧若有，自當奉上。」雌鬼一時問出了口，回味思量，又覺開口告人難，欲要不言，却又話不說不明，弄得千難萬難，紅着鬼臉，不言不語。

那和尚是色中餓鬼，早已心裏明白，便笑嘻嘻接近身來道：「到底要什麼？却這般又吞又吐的。」雌鬼只得老着脸皮說道：「你身上可有虱的嗎？」和尚道：「小僧身下餓皮虱，角虱，跳虱，應俱全；不知要那一種？」雌鬼道：「有了這許多，難道虱多弗痒的麼？」和尚道：「小和尚硬如鐵，是虱叮弗動的，那裏會痒？」雌鬼道：「實不相瞞，因為生了叮皮蟲，聞得要和尚身上跳虱醬的，所以來與你相商。」和尚道：「這個甚容易！施主且躺躺，待小僧放上便了。」雌鬼只得躺下，露出

緋紅兩個笑靨來。那和尚平素日間，還要百計鑽求，何況親眼看見，便也老實勿客氣。說道：「省得搜鬚捉虱，等他自已爬上去罷！」頭說，一頭便告起奮勇來。那跳虱聞着腥氣，都跳上身來，真是一物治一物，那叮皮蟲見了，便嚇得走頭無路。盡望勝罽襪裏鑽了進去；來不及的，都被敲殺。雌鬼道：「這被他逃去的，咩在裏頭鑽筋透骨的作起怪來，便怎麼處？」和尚道：「不妨！待我索性再用些力，運未考的疥蟲，替你一齊弄殺便了。」雌鬼沒奈何，只得由他顛之倒之的弄了一陣方纔歇手。

和尚醫好了病，雌鬼便欲起身，和尚攔住說道：「小僧替施主醫好了大毛病，怎麼相謝都弗送，就想回去？和尚喫十方，施主倒喫起廿四方來了！」雌鬼道：「今日身邊沒有錢，改日謝你便了。」和尚道：「現鐘弗打倒去鍊銅！又不是正朋交易，倒是現消開割的好。正叫做賒三千，弗如現八百。」雌鬼道：「真正若要欺心人，吃素隊裏尋。不要說我是老施主，就是個面熟陌生人，像方纔這等適心適意的被你鬼開心，難道肯給你白開心的麼？我倒肚裏存見，譬如割肉齋僧，弗做弗做氣罷了；你倒掉轉和尚頭，便無情起來！」和尚道：「方纔施主眼對眼看小僧用盡平生之力，弄得氣氣換冷氣的，替你觸疥蟲，倒要一毛弗拔的綽我白水，也得意過麼？」雌鬼被他纏住，只得在荷

包裹挖出一隻鐸頭錠來送與他。和尚雙手接了，忙陪笑臉道：「這是生意之道，不得不如此。後日裏間倘然用着小的和尚時，決不計論的。」雌鬼也笑道：「今日出來燒香，倒變做送肉餃子上門了，與賠錢養漢何異！真乃意想不到。」說罷，起身便走。和尚直送至山門口方纔進去。

雌鬼一路回來，到自家門首，已經日頭落山。正要進門，只聽得活死人在後吱嘩百叫。回頭看時，見他手裏拿一把亂搗芝麻糖，委尿了頭抱着，從鄉鄰人家出來；雌鬼便立定腳頭等他。不防六事鬼家送出一個光頭小夥子來，正與雌鬼打個滿面。雌鬼忙避入門中，那小夥子走過幾步，還三轉四回頭的只顧看他。雌鬼便抱了活死人，叫丫頭關上大門，走到裏面坐下，覺得滿身鬆爽，倦眼迷迷的好困起來，便收拾夜飯喫了，咽倒牀上，却又翻來復去的困弗着。正是伸手搔不着癢處，那無明火升起來，如何按捺得下？肚裏胡思亂想；又不便常到廟裏去，倘教和尚來家，又怕寡婦之門，被鄉鄰市舍話長說短。若另尋主客，也終非長久之計。倒不如嫁個晚老公，可以朝歡暮樂，靠終身，倒覺名正言順。况這六鬼事又惱做兩脚居間，與他商量，也甚便當。

主意定了。巴到大天白亮，曉得六事鬼歡喜吃口老白酒的，便教鬼困去買。端正幾樣下酒小菜，好待六事鬼來澆澆媒根，以便與他講心事。鬼困去不多時，買了些割碎肉，雌鳥頭，夾肝，捉死蟹，

一瓶酸酒，都拿到屋裏。雌鬼收拾齊整，等到吃飯過後，六事鬼果然到來。雌鬼喜之不勝，連忙撥甕弗及的請他坐下。六事鬼坐着說了幾句閒話，雌鬼便去搬出酒來。六事鬼也不推辭，老老實實的篩來就喫。雌鬼坐在旁邊，將想的心事，告訴了他。六事鬼道：「主意倒也不差，老話頭：臭寡婦不如香嫁人。但是人家花燭夫妻，還常常千揀萬揀，揀着了珠頭瞎眼。若是晚轉身，越發不好揀精揀肥，只得依便就便，尋着個好性格，吃得溫暾耐得熱的精胖小夥子，已算是造化了。」雌鬼道：「這個自然！只是一樁，我却不肯轉嫁出去，是要坐產招夫的。」

六事鬼道：「有却有一頭，只不知你們前生前世，緣法如何？昨日我在這裏時，家裏喊應，說有個野鬼尋我，原來是替活大哥在土地面前討情的那個劉打鬼。我送他出門時，你也在門口，親眼見過的。他也曉得我慣做媒人，特地來託我覓頭親事。他說不論年紀，窮富，細娘，堂客，只要生得標緻。我看你雖覺年紀大些，還面上吹彈得破，白裏泛出紅來，像活觀音一般。昨日他一頭走路，只管十步九回頭的看你，諒必配眼的。若再肯做入舍布袋，豈不是有緣千里來相會？」雌鬼道：「聞說這劉打鬼是土地老爺的湯罐弟弟，自身願弗周全，還做別人的老婆；我去做那老婆的老婆，豈不是小老婆了！」六事鬼道：「方纔說好性格的難得碰着；他既肯做這行生意，自然生副搓得團圓。」

捏得扁的糯米心腸。况兼這些偷寒送煖，迎奸賣俏，各式各樣許多方法，都學得熟溜溜在肚裏，不比嫁着個鄉下土老兒，只曉得一條蠻杆十八兩的。不要說別樣，就是這副標紋面孔，與他肉面對肉面的睡在一處，也覺風光搖曳，比衆不同。雖鬼被六事鬼一席話，說得肺葉掀丟丟，便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你且去說看。倘然肯時，不煩他一草一木，也用不着六禮三端，揀個總好日，到來做親便了。」六事鬼道：「說便去說，只不知令弟主意若何？」雌鬼道：「這個不必費心！老話頭：頭嫁由親，二嫁由身，我既定了老主意，他也不能阻擋我。」六事鬼吃完酒，謝別起身。

轉背不多時，恰好形容鬼到來。說了些家長異短，雌鬼便將要嫁劉打鬼的話告訴他。形容鬼道：「你是個好人家，因大綱家裏又弗愁吃，弗愁着，如何想起這條硬肚腸來？即使要再嫁，也該揀個梁上君子，怎麼想嫁那劉莽賊？他是個小風聲，千人騎，萬人壓的，有甚好處？老話頭：嫁雞隨雞，嫁狗隨狗，嫁着張大勝，死活熬一勝，雖然晚嫁人，若嫁老公弗着起來，也是一世之事，將來弗要懊惱嫌遲。」雌鬼道：「世間掉老婆左嫁人的也太多甚廣，那裏都揀着了梁上君子？這是我自己情願，不要你管閒賬。」形容鬼道：「我是正門道路說話，你不肯聽，也只得由你便了。正是狗要喫屎，沙糖換弗轉的。」說罷便起身，一直去了。

且說六事鬼出了活寡婦大門，一口氣跑到劉娘娘家去，尋着劉打鬼，將活寡婦要嫁人，央他來做白媒人的話述了一遍。劉打鬼曉得活鬼是個財主，去做他替身，便是個現成財主，正是吃他飯，着他衣，住他房子，享他豔福，再沒有再佔便宜的了，如何不肯一諾無辭，就同六事鬼去揀了一個黃道好日。

六事鬼歸來，回音了雌鬼。雌鬼喜之不勝，預先將家中收拾齊整。到得好日，凡屬喜事喜日應用的事件，盡皆千端百整。自己穿了包拍大紅衫，打扮得一朵胭脂一朵粉的。守到一深黃昏，六事鬼領着劉打鬼跑上大門來。那些抱牌做親，坐牀沿，做花燭，許多俗套，是大概曉得的，不必說他。雌鬼又叫活死人拜了晚老子，諸事周到，方纔收拾上牀。正是春宵一刻值千金，那些翻雲覆雨的勾當，果然被六事鬼料着，與活鬼大不相同。雌鬼心裏快活，自不必說。劉打鬼也是心滿意足，要想領娘娘同住，那劉娘娘戀着餓殺鬼，不肯搬來，也不好強他。夫妻兩個情投意合的過日子，正是易求無價寶，難得有情郎，不知他夫妻兩個，可能一竹竿到底否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纏夾二先生曰：常聽人說：燒香望和尚，一事兩勾當。每思燒香是爲佛天面上，望他救苦救難，自宜一念誠心。至於和尚，不過掃光了頭毛，既不能多雙拳頭多張嘴，又未曾缺隻鼻頭。

睛隻眼，一樣一個人身，着甚來由，要掉忙工夫去望他？原來他有甚多弗孳的[？]本事，所以娘們都掉他不落。但雌鬼是有叮皮蟲爲患，故此不得不望。豈大概燒香娘娘亦盡有是蟲作祟，要請和尚燭殺乎？然雌鬼一觸之後，恐怕鄰市舍話長說短，隨即擺定老主意，嫁個晚老公，不肯學三孀孀嫁人心弗定。可知凡屬男子漢大丈夫，盡都會觸，何衆女眷之執而不化，只想望和尚哉。

第五回 劉莽賊使盡老婆金 形容鬼領回開口貨

詞曰：誤認好姻緣，甘把終身託。自古紅顏薄命多，浪子心情惡。家當弄精光，打罵還頻數。不
是冤家不聚頭，悔殺從前錯。（百尺橋）

話說劉打鬼自從入舍到活家，做了財主婆的老公，思衣得衣，思食得食，安居樂業的，豈非一朝發跡？若是有正性昨在家裏，關門喫飯，真是上弗欠官糧，下弗欠私債，風弗搖，水弗動的，也夠他喫着受用了。誰知他喫飽了現成飯，一無事事，不免又到外面攀朋搭友起來。那些老朋友，知他做了活鬼的替身，是個新上名字的財主了，個個撥臀捧屁來奉承他。也有陪他賭心錢的，也有請他

吃白酒的，也有領他去闖花門闖小娘的。那劉打鬼本係浪子心性，正是投其所好，終日搭掬搭隊的四處八路去尋快活。起初還恐怕雌鬼要話長說短，遮遮掩掩的瞞着他。後來漸漸手滑，把雌鬼積蓄的許多臭銅錢，日逐間偷出去浪費落了。及至雌鬼得知，向他話賬，却又鈍皮老臉的殺他無得血，剝他無得皮，真是無可如何。過了幾時，愈加老眉老眼。向雌鬼要起錢來，沒得與他，反要做面做嘴的尋孔討氣，雌鬼也不甚理他。

一日，又出去賭夜錢輸極了，回家向雌鬼要錢去還賭賬。雌鬼不肯，便拍檯拍凳的硬要。雌鬼只得發極道：「老話頭：要吃要着嫁老公，我雖不爲吃着兩字招你歸來，也巴望擋一月風水。誰知你枉做了漢子家，只曉得喫死飯，又不曾賺些活路銅錢，歸來養老婆困大細，反要挖出肉裏錢去大擲大賭的輸落，盡要向我一隻釘上討力。我又不是看財童子，會厠金子嘔銀子的，那裏有許多閒空銅錢來接濟你？難道天上有得落下來麼？」劉打鬼聽了，不覺惱羞變怒，跳得八丈高，把雌鬼「觸千搗萬」亂罵起來。雌鬼怎肯讓他，大家鬧得家翻宅亂，打起籐拳來，弄得鹽瓶倒，醋瓶翻，一隻碗弗響，兩隻碗叮噹。幸虧六事鬼在隔壁聽不過，過來強勸解開了。雌鬼真是有苦無話處。「爺娘皇天」哭了一場，也只得罷了。誰知那劉打鬼打開了手，愈加膽大，三不常向雌鬼要長要短。

好便罵，不好便打。雌鬼始初也不肯讓他，打了幾次箍拳，到底女流之輩，如何鬧得他過，漸漸被他降服下來；只得百依百順了，倒還圖個清靜。日復一日，把家中弄得空空如也，漸至賣家掘產，將活鬼吃辛吃苦拚起來的家當，不消幾年，早已寫了「清」字。他還沒肯歇手，尚在外面百孔千瘡，做下一屁股兩脅肋的債，常常弄得前門討債後門叫。

雌鬼是做過財主婆的，向常錢在手頭，食在口頭，穿綢着絹，呼奴使婢慣的。如今弄得喫着朝頓無夜頓，怎受得這等淒涼？肚裏氣悶，不覺成了臟病。曉得自己老死了，恐怕活人將來沒個結果，只得央六事鬼寄信教形容鬼來。那形容鬼自從雌鬼不與他好說話，嫁了劉打鬼，便脚指頭弗戳到他大門上。直等六事鬼寄到信，方纔曉得雌鬼成了臟病——有數說的：瘋，癆，臟，膈，是閻羅王請到的上客。——知道他死在眼前，不免看同胞姊妹面上，到來酸酸他，誰知已經弄得赤白地皮光，衣裏風掃地。月點燈的，劉打鬼也不在家裏。

雌鬼見了形容鬼，自覺慚愧，一話一哭的家長裏短，告訴不了。形容鬼不好揭他舊書，只得因個頭來答個腦，勸解了幾句，那活死人已有七八歲，見了娘舅已經不認得。形容鬼見他生得眉清目秀，便道：「多時不見外甥，已這等長成了。可惜一個好好相貌，如何倒這般命硬的？」雌鬼道：「我

是自作自受，已是死數裏算賬的了，只可惜他頭青面白一個孩子，將來落在劉打鬼手裏，終無了局。我正望你來，要與你相商，也看當時他老子與你一同去求來的，我死之後，你千萬帶隻眼睛，收留他回去，撫養成人，也是救人一命，勝造七級浮屠。」一面又向牀下摸出一塊金子來，遞與形容鬼道：「這是你前起姐夫的鎮家之寶，叫做喫弗了烏金，還沒被劉打鬼曉得，未曾弄落；你可拿回去做個紀念。」形容鬼正要推辭，雌鬼道：「你不拿去，終歸化爲烏有，豈不可惜？」形容鬼方纔拿了，告別回家。

却說那形容鬼的家婆，叫做醋八姐，是個小人家出身，嘴花捩撇的專喜嚼舌頭根，不甚賢惠。幸虧形容鬼凡事自聽自爲准，大着耳朵管，不甚理他的。那日回家，把雌鬼要將活死人托他的話說起。醋八姐道：「他做財主婆的時候，一把抓了兩頭弗露，從無一絲紗線破費在窮親眷面上。今日倒要把個開口貨揆在別人身上，只怕情理上也講不去！」形容鬼曉得他是貪財的，便向身邊摸出那塊金子來，放在面前道：「他有這件海寶貝與我們，也不是白効勞的。你若推出手，如何可白手拿財，只得送還他便了。」醋八姐看見那塊金子，火赤焰焰的擺在面前，眼睛裏放出火來，怎捨得送還，便改口道：「既然他以心相托，個把小囤，多裏掏攏，所費也有限。況且古老人說的外

甥弗出舅家門，想必無爺娘收管的外甥，原該住在娘舅家裏，不出門的。你既拿了來家，若再送去，顯見得是我之過了。」說罷，便搶去下了壁虎袋，再也不肯出現。

過了幾日，形容鬼掉弗落，買了些下尿果子，拿到雌鬼家裏來。那雌鬼起初還半眠半坐，後來漲得四直六直，像打氣豬一般，咽在牀上等死。劉打鬼還只道他有甚私房，坑在那裏，要逼他說出來，那日正在牀前絮絮叨叨的盤問，不防形容鬼跑進房來，迴避不及，只得相見了；被形容鬼上數頭下數脚的罵了一頓，他也沒敢回嘴。雌鬼見了形容鬼，一包眼淚說道：「兄弟！托人如托山，倘我死了，你務必領了外甥回去。若不依我，就死了也是口眼弗閉的！」說罷，便透了幾口陽氣，咬緊牙牀骨，伸直後脚，死割絕了。劉打鬼只得極地爬天，弄一口薄皮棺材來裝裹了，就扛去葬在活鬼墳餘地上。

形容鬼也不等斷七，就將活死人領了回去。醋八姐看見，也未免新箍馬桶三日香，「弟弟寶寶」的甚是親熱。過了幾時，形容鬼便教他跟了兒子牽鑽鬼，同到角先生開的子曰店裏去讀書。原來形容鬼也有一個兒子，叫做牽鑽鬼，已有十幾歲，生得凹面顴嘴，甚是難看。若論他攪屍靈本事，真個刁鑽促搯，千伶百俐。誰知見了幾句死書，却就目瞪口呆，前念後忘記的不甚聰明。幸虧角

先生手裏那些學生子，一個個都是鈍豬鈍狗，短中抽長，還算他做個蚱蜢淘氣將軍。讀了幾年書，也就識了許多狗屎字。及至活死人進了學堂門，却是出調的聰明；不消幾時，把牽鑽鬼讀了數年，還半生半熟的書，他都讀得爛熟須菩提，顛倒也背得出。牽鑽鬼不想自己原是個鈍貨，反倒妬忌他起來千方百計的暗損他；三不時在娘面前添枝換葉裝點他短處。

那醋八姐始初也不過一時高興，看金子面上，假面光鮮的愛他。過了幾時，已是意懶心灰了，怎當得兒子又時常在耳邊攛掇！就變了心腸，漸漸把這活死人當作眼中釘肉裏瘡一般惹厭起來。幸虧形容鬼却是真心實意，凡事拉緊裏半月的不許欺瞞他，因此還不會吃足苦頭，不知不覺，早又過了數年，那活死人已有十幾歲，出落的唇紅齒白，粉裝玉琢的一般，好不標緻；更兼把些無巧不成書，都讀得熟滔滔在肚裏。若教他做篇把放屁文章，便也不假思索，懸筆揮揮的就寫，倒像是抄別人的舊卷一般。隨你前輩老先生見了，無不十人九讚，甘拜下風，豈不是天聰天明，前世帶來的。

一日，同着牽鑽鬼，兩個要到學堂裏去。走出門來，只見一個硬頭叫化子，背上揷個長袋，手裏牽隻青肚皮獼猴，後頭跟一隻急屎狗，在門前走過。牽鑽鬼不識，問道：「你牽的是甚麼東西？」叫

化子答道：「這是教熟獼猴，領他出來做戲與人看的。」牽鑽鬼只道是白看的便道：「做我們來看！」那叫化子便向長袋裏拿出一個石臼來，戴在獼猴頭上，敲着破鑼，那獼猴就戴了石臼出把戲。把平日教熟的那些當當頭種樹，弄卯人布袋，戴帽子跳圈，許多戲法，都做出來。形容鬼聽得鑼響，走出來看時，見是獼猴出把戲，便挖幾個看肚兜銅錢來捨他。那叫化子接了錢，又拿出一隻金飯碗來討飯吃。形容鬼道：「你怎麼這般不知慳足？又不曾教你在這裏做，賞你幾個死銅錢也夠了，還要多談話！」叫化子道：「若不是這位官官要看，我已弄過多時了，怎說不曾教我做？」牽鑽鬼誠恐老子耍怪他，便把那叫化子夾背一拳，罵道：「你這叫化科語言不一，怎麼是我教你做的？」誰知把那叫化子身邊冷飯團都打出來，滾在地下，被急屎狗一口吃去了。那叫化子便和身滾在地下，詐死賴活的鬧將起來。形容鬼無奈，便喊牽鑽鬼賠還他。牽鑽鬼只得進去拿飯來做，怎奈是考米飯，捏殺不成團的，只得舂了一麵糊盆硬米糝出來賠他。叫化子道：「我不是吃硬米糝人，須要還我原物來！」

越撥越醉的正在那裏話弗明白，只見一個野鬼，背上揸個草包，走得滿頭大汗的到來，問道：「這裏有個形容鬼，可曉得住在那裏？」形容鬼見問，便道：「你從那裏來問他何幹？」野鬼道：「

我是鬼門關總兵老爺差來請他的。」形容鬼道：「只我便是。你們老爺又不曾認得我面長面短，請我去做甚麼。」那差鬼聽得就是形容鬼，便道：「我也不曉得豆油菜油。總兵老爺有請書在此，相公開看就明白了。」那叫化子見是總兵的朋友，便不肯話長說短，牽着糊猴一溜去了。

形容鬼領這差鬼到了家中，差鬼即向包裹取出一封拐書來，遞與形容鬼。形容鬼拆開看了，方知這兵就是他同窗朋友白蟻鬼，少時與形容鬼兩個都在烏有先生手裏念書，後來都做了鬼秀才，先生薦他在石朝官衙門裏喫飯；虧那朝官的力量扶持，他得了一官半職，直做到枉死城城隍。他做官雖是一清如水，只是才具淺促些。那夥提草鞋公人，見本官軟弱，便都將嘴騙舌頭的來弄慾他，白蟻鬼又是軟耳朵的，聽了他們三人說着九頭話，不免弄得沒有主意。正是一清官難出猾吏手。」幸虧那城隍奶奶長舌婦，却是十三分奢遮的，任你說得天花亂墜，總瞞不過他，遇着審官司時候，或是在面前背後提調，或竟與白蟻鬼排排坐着，又張夾嘴的斷災斷禍。他嘴頭子又來得左話左轉，右話右轉，翻蛆搭舌頭的，儗是他說話分。憑你老奸巨猾，能言舌辯的囚犯，也縱睨不過他；到制服得那些強神惡鬼，伏伏帖帖一些也弗敢發強。正是官清民樂，快活不過的。

不料那三家村土地餓殺鬼，做了幾任貪官，賺了無數銅錢銀子，曉得這枉死城城隍是個美

缺，走了識太寶師門路，要謀這城隍做。那太師是閻羅王殿下第一個權臣，平日靠託了閻王勢作威作福，實官鬻爵，無所不爲的。他得了餓殺鬼賄賂，恰遇守鬼門關的辣總兵死了，也不管人地相宜不相宜，硬做主張，把白嶼鬼調了鬼門關總兵，將這城隍缺讓與餓殺鬼做了。可憐白嶼鬼是個念書人出身，文縷縷的，曉得甚麼提兵遣將之事。就是長舌婦雖說奢遮，也不過苗頭看得清楚些，又口舌利便，翻轉翻仰的會說會話罷了。那行兵陣陣，出鋒打仗許多事務，教他怎麼得知。無奈是上命差遣，身不由主，只得離了枉死城，來到鬼門關上任。進了對科衙門，看見那些陰兵，一個個拳頭大，臂膊粗，強頭倔腦的，恐怕管他不下，心裏甚是着急。忽然肚腸角落裏想起那同窗朋友形容鬼是個正經人，才具也有些，何不請他來做個幫手，凡事也可斟酌而行。計算已定，隨即寫了一封請書，差了勾魂使者，一直到打狗灣裏來請他，湊巧一尋就着。

形容鬼看了請書，隨與醋八姐相商，醋八姐正怕形容鬼在家，要量柴頭數米角的管他，巴弗能夠出門去了，落得無拘無束，便放殺死的攪撥。形容鬼遂留住了差鬼，要與他一同起身。隨即置辦起行李來，也不過端正幾件隨身衣裳，一副跌撤鋪蓋。揀個出行日子，教牽鑽鬼去尋個挑擔鬼來。差鬼說道：「有我在這裏，何必再去尋？」形容鬼道：「這裏到鬼門關，又不是三脚兩步路，百步

無輕擔的，怎好煩勞你？旁人看了，只道是看人挑擔，弗喫力。差鬼笑道：「不過一肩行李，又不是千斤擔，這有何妨？只望相公在總兵老爺前，提拔提拔就是了。」一頭說，便將扁擔擱上肩頭，說道：「相公就此起行罷！」形容鬼只得叮囑了一番，起身上路，不題。正是我本無心圖富貴，誰知富貴逼人來。不知形容鬼去後，醋八姐把這活死人如何看待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總夾二先生曰：觀雌鬼不爲吃着兩字之語，固知兩字之外，別有一樁至要至緊之事也。想其初招劉打鬼時，必以爲從此只以朝歡暮樂，靠老終身矣；豈知狼子野心，不惟不奉「男不對女敵」之古訓，反欲打殺老婆，觸死屍起來。到那其間，又不能學好漢之喫拳弗叫痛，不免反客爲主，將前半三世同活鬼喫辛苦掙起來的現成家當，讓他杜做主，張銷繳乾淨，無怪乎其肚皮氣膨也。至於形容鬼之窮人大肚皮，醋八姐之見錢眼開，牽鑽鬼之損人不利己，俱屬世間常事，何足怪哉？

第六回 活死人討飯遇仙人 臭花娘燒香逢色鬼

詞曰：富貴榮華都是命，運未通時，步步逢坑阱；滿月詩書誰肯敬，出門到處無投奔。只有神

仙明似鏡；壺內靈丹，偏向窮人贈；指引前途無躑躅，天妻邂逅真僥倖。（鳳樓梧）

話說活死人自從出娘肚皮，兜在尿布角裏，爺娘就把他像寶貝夜明珠一般看承，捧在手心裏，還恐被鼠蟻風鷲了去。後來驢老子死過，驢娘招了劉打鬼來家，攪完了家當，弄到水落石出的地步，還窮漢養嬌兒的大聲，不捨得辯他。及至雌鬼死了，娘舅領他到了外婆家，替他上學攻書，雖不免受娘姑的鶻獸氣，那娘舅到底是個大靠背，尚不致吃盡大虧，得一日過一日的也罷了。睏夢頭裏弗曾想着那白蠟鬼無是無非，到他的好娘舅請了去，便不免晦氣星鑽進了屁眼。那醋八姐自從形容鬼起身之後，就禁止他不許去念書，住在家裏，半像奴奴半像郎的教他提水淘米，揩檯抹凳，掃場刮地，差得頭團圓。活死人苦惱子，真是得他一碗，憑他使喚，敢怒而不敢言。還虧他心裏明白鑒貌辨色，模樣都拿搭得來，不到得失枝脫節。醋八姐還不肯放鬆他，時常蘿蔔弗當小菜的把他要打要罵。後來一發限粥限飯起來，遂不免一頓飽一頓餓的半飢半飽過日子。

一日，那醋八姐忽然想起蛤蚌炒螺螄來，買了些螺螄蚌蜆，自己上竈，却教活死人燒火。活死人來到竈前看時，盡是些落水稻柴，便道：「這般稀禿溼的柴，那裏燒得着？」醋八姐罵道：「熱竈那怕溼柴，燒弗着難道就能了不成！」活死人沒法，只得攪好亂柴把，吹着陰火，向冷竈裏推一

把進去，巴得鏟肚底熱。誰知憑你挑撥弄火，只是煙出火弗着。偃下去吹，又碰了一鼻頭灰。燻了半日，倒灌得烟弗出屋，眼睛都開弗開。醋八姐大怒，拿起一根有眼木頭來夾頭夾腦的就打。活死人奪住棒槌，與他分辯。牽鑽鬼聽見跑來，幫了娘把他捉住板凳上。活死人氣力又小，雙拳弗敵四手，那裏掙得脫，不免赤骨肋受棒，被他們排頭排脚的打了一頓。那時肚裏雖然怨天恨地，也灑不出甚麼小牛屎，只好忍氣吞聲的罷了。

隔了一日，醋八姐處分道：「你昨日嫌這柴溼，快到山裏去斫些黃金狗屎草歸來，好燒飯吃。」活死人不敢違拗，只得拿了一把班門斧，走出門去。行不多路，劈面撞着一個同學堂念書的，叫做串熟鬼。那串熟鬼見了活死人，千句弗說，萬句弗話，說道：「你賴學也賴得有方有寸！怎麼的，叫做串熟鬼？那串熟鬼見了活死人，千句弗說，萬句弗話，說道：「你賴學也賴得有方有寸！怎麼的，叫做串熟鬼？許久弗進學堂門，却倒在此做斫柴困，是何道理？」活死人正在有苦無話處，便一五

一十從頭徹尾的告訴他。那串熟鬼平日念書雖是實鈍，別樣事情却都玲瓏剔透，倒有三分鬼畫策的。聽了活死人告訴，一肚皮抱氣弗平，便道：「據你這等說來，還要住在他家做甚麼？」活死人道：「教我又無去處，不住他家却住那裏去？」串熟鬼道：「你自己腳生肚皮底下，難道不會翻腳底的麼？」活死人道：「我又從未出門，人生路弗熟的跑到那裏去？又沒有吃飯本領，手無半文的

逃出去，豈不要十段餓殺九段半？」串熟鬼大笑道：「你枉苦聰明一世，如何倒朦懂一時起來？老話頭：路出嘴邊。你既識了三文兩字，一肚皮春秋的，憑你天涯海角，那裏不弄口開飯吃了。就要白相盤纏，也不是天大難事，我指引你一條活路，那三家村裏的鬼廟，是你老官人一人之力造成成功的，你是他那裏大施主，況這怕辰和尚，近來已經富足有餘，何不去向他借些盤纏？或是到鬼門關去尋着好娘舅，或到別處謀衣謀食，俱可安身立命。何必住在他家，受他們的喉頭氣？」活死人聽了，如夢初覺，便道：「真是好說話，依你便了！」遂與串熟鬼作別，行到山脚根頭，坐在一塊狗頭黃石上，想那串熟鬼的說話，越想越有滋味。忽又轉念道：「倘我斫了草回去，再若嫌好道歹，豈不又要受他們的糟踢？何不就此起身，豈不乾淨麼？」主意定了，便將斧頭丟在草中，取路望三家村去了。

這裏醋八姐在家中，等這活死人斫草歸來，却似癡狗望着羊卵脰，那裏有個影響？直到烏黑沒暗，也沒個鬼腳指頭戳來。到次日上半日晝，還不見歸，只得教牽鑽鬼去尋。牽鑽鬼搭了幾個野鬼，同到山裏，尋來尋去，忽尋着了那把斧頭。牽鑽鬼認得是自家的，便道：「他若是跟人逃走，這斧頭一定隨身行的帶了去。今斧頭在此，單不見了人，莫非被甚豺狼虎豹吃去了？」牽鑽鬼也不過

是無稽之談，話扯話。不料內中有一個叫做三見鬼，便附會其說道：「不差！不差！近日這山裏，聞得出了一隻死老虎，遇有單板頭人經過，他就一個虎跳衝去喫了。你這表兄弟，一定也被他吞在頸骨裏，是無疑的了。」牽鑽鬼聽說，害怕起來，慌忙跑回家中。又添些枝葉，說得鑿鑿有據。便就錯笑當認真，一人傳十，十人傳百，沸沸颺颺，都說這活死人被老虎吃了。牽鑽鬼便寫了一封平安家信，寄與形容鬼，只說這活死人自己筋絲無力，倒想山裏去打死老虎，却被老虎吃去了。形容鬼得知，只是可惜，不題。

且說活死人在山裏起身，望三家村行來。到得鬼廟裏，見了怕辰和尚，告其緣故，懇他借些盤纏。誰知那些出家不認俗的朋友，雖則一代人物，却不肯一代只管一代，一般的想鑽在銅錢眼裏。把那千方施主，比吃孫子勝三分，吃殺弗還答，尙嫌吃得弗爽利，怎肯反做出錢施主？聽得要向他借錢，便面孔掇了老宅基上去，把那骷顛頭幾乎擻落，就道：「沒有！沒有！你是個逃走客，捉轉來要打一百的，不要在此帶累我鄉鄰吃麥粥！」便將活死人扯住背皮，簷出廟門，關了門進去。那時活死人弄得來去不得，心裏好不着急。思前算後，沒個道路。肚裏又飢又渴，只得算計道：「三百六十行中，只有那叫化子是個無本錢生意。人說：叫化三年，做官無心想；想那叫化行業，也必有幾樁

妙處。只是做那一樣好，若做搖銅鈴叫化子，又沒處去掩耳盜鈴；若做弄蛇叫化子，那裏去尋這條踏弗殺地扁蛇？只有平日念熟的許多文字，却倒一字不忘，何不就做了念文字叫化子，到底斯文一脈。」算計已定，便走到一個大人家去，發起利市來。果然人見他少年清秀，念的文字琅琅有聲，便把粥飯捨與他吃。他就吃着溼個袋着乾個，倒弄得只吃兜弗盡。正是吃盡滋味，賣盡田地，使也不愧不忤，到處去做這走江湖生意了。

一日，來到一個村坊去處。正要進村，忽然籬笆裏鑽出一隻酸擦狗來，嗶嗶的亂敲。那村裏衆人狗聽得，便跑出一大羣來：却是些護兒狗，急屎狗，齧齒狗，壯敦狗，尿臊狗，落坑狗，四眼狗，扑嘴狗，餓人狗，攀弓狗，看淘羅狗，揉獅狗，小西狗，哈巴狗，瘦獵狗，木狗，草狗，走狗，新開眼，小狗，大尾巴狗，都望着活死人，竄上竄落亂敲將來。活死人嚇得魂膽俱消，跑又跑弗脫，趕又趕弗開，急得少個地孔鑽鑽。虧殺後頭又跑上一個纏殺老道士來，看見活死人弄得走頭無路，便向身邊拿出一張鬼畫符來，向衆狗一揚，那些狗就絕氣無聲，盡都搖頭豁尾巴四散的去。

活死人看這道士時，戴一頂纏頭巾，生副弔蓬面孔，兩隻胡椒眼，一嘴仙人黃牙鬚，腰裏纏紗搭膊上，掛幾個依樣畫葫蘆。那道士看着活死人笑道：「你既受不得娘胎的氣，如何聽了串熟鬼

撞撥，直跑到惡狗村裏來受狗的氣。若非我將護身符趕散，你只好賊吃狗敲，暗苦向誰話賬？」活死人見他仙風道骨，又事事前知，諒必是個異人，便道：「師父從那裏來？怎就曉得我的行事？」道士道：「我便是蟹殼裏仙人，不論過去未來的事，都能未卜先知的。今日偶然出來賣老蟲藥，在此經過。」活死人道：「不知你葫蘆裏賣甚藥，可是仙丹麼？」道士便把葫蘆解下來，指着道：「這是益智仁，吃了使人聰明的；這是大力子，使人有氣力的；這是辟穀丸，使人不餓的。」活死人聽說不餓，便道：「吃一九可過得一日麼？」道士道：「你真也淺見薄識！我這藥是不容四眼見合起來的，吃一九，便可過得七七四十九日，怎說一日？」活死人想道：「這真是仙丹了，可惜身邊沒有錢，不然買他七八九，便可過得年把了，豈不省得號腸拍肚的念那文字？」道士見活死人沉吟不語，有羨慕之色，便道：「我看你將來有些好處，不如與你結個緣罷！」遂將那辟穀丸連葫蘆遞與活死人道：「送你拿去放在身邊慢慢的充飢便了。」隨又倒出幾粒大力子來道：「存心做個春風人情，也送些與你！」活死人接來，推在嘴裏，果然入口而化。纔過了三寸喉頭管，那精神氣力，便陡然充足起來；猶如脫胎換骨，霎時間已覺身強力壯，心中大喜。道士又去倒那益智仁，活死人止住道：「這倒不消，我已有過目不忘的資質，博古通今的學問，還要益他什麼？」道士哈哈大笑道：「

你只曉得讀了幾句死書會敲文嚼字，弄弄筆頭，靠托那「之」「乎」「者」「也」「矣」「焉」「哉」幾個虛字眼搬來搬去，寫些紙上空言，就道是絕世聰明了。若講究實際工夫，只怕就文不能安邦，武不能定國，倒算做棄物了。我這藥是使人足智多謀的第一等妙藥，如何倒不要吃！活死人只得也接來吃了。道士又道：「你這討飯生意，弗是人賤所爲，快些改了行業！」活死人道：「雖然三百六十行，行行吃飯着衣裳，我却肩不能挑擔，手不能提籃，百無一能，教我去做甚麼？望師父指引一條生路！」道士道：「爲人在世，須要烈烈轟轟，幹一番事業，豈可猥鄙孌縮，做那苟延殘喘的勾當。我有一個道友，叫做鬼谷先生，他有將無做有的本領，偷天換日的手段，真是文武全才。你去尋着他，學成了大本事，將來封侯拜相，都在裏頭。」說罷，化陣人來風，就不見了。

活死人此時方信他是真正神仙，尋思道：「仙人的好說話，豈可不聽！只不曾問得這先生住在那裏，海闊天遙的，却從何處去尋？」又想道：「既叫做鬼谷先生，諒必住在鬼谷裏。」便一路隨脚筒的問將去，並沒有人認得。尋了多時，有如海底撈針，那裏去撈摸。一日，來到一個鬼廟前，便信步走入去看看，却是個脫空祖師廟，那佛塑得披頭散髮，赤脚踏倒的坐在上面；脚跟頭啣一個開眼烏龜，烏龜身上盤條爛死蛇。看了一回，正要再入去，只見一個癡道婆跑來，攔住了不容他進去。

活死人道：「廟梁寺觀，是十方所在，普天下世人公同出入的，你怎禁止得我偏要進去！」那道婆抵死不肯。活死人不覺大怒，把他扯在一邊，望內便跑。忽聽得一間屋裏，有女子在內喊：「救命！」活死人疑心，便把門一脚踢開，走入去看時，只見一個熬小腳師姑，掙翻一個十幾歲如花似玉的黃頭毛細娘，一個男子，正在硬解他的單又褲。那細娘不肯，故此極聲出的亂喊。活死人見了大怒道：「清平世界，怎做這等沒天理事？難道無王法的麼！」那男子並無怕懼，反喝道：「我公子在此陶情作樂，你是甚麼野鬼，敢來多問管！」活死人便知他是個仗官托勢的花花公子了；自思人微權輕，鷄子不是搭石子鬥的，須說大話去置他，或者嚇退，也未可知。便也喝道：「我老子直做到開老，我尚不敢這等胡爲，你是什麼公子，輒敢這般無法無天！」那男子聽說，只道真是甘蔴丞相的兒子，嚇得心驚膽戰，趨出腳望外逃了去。

你道這男子是誰，師姑爲甚幫他？原來這男子叫做色鬼，他老子輕腳鬼，曾做過獨腳頑跛，退歸林下。家裏翻轉屋來座銀子，坑缸板都是金子打的，真是富貴雙全。單生這色鬼是個老來子，自小縱容慣了，纔交十幾歲，就到外邊吃花酒，偷婆娘，無所不爲。後來結識了這廟裏師姑，替他做牽頭，遇有燒香娘娘到來，便留進私房，用些甜言蜜語，誘引他上當。就知那些女眷家，只爲想吃野食，

所以耍出來燒香念佛，忽有個精胖小夥子來做他口裏食，真是矮子爬樓梯，巴弗能夠的，自然一拍一腔縫。偶然千中揀一，有個把縮羞怕膿弗肯的，便捉住了硬做。那女眷吃了虧，只得打落牙齒望肚裏嚥，再也不敢響起。就使老公得知，一則怕他有財有勢，二則家醜不可外揚，只好隱忍過了。所以這色鬼天弗怕，地弗怕，任意胡做。今日見了這等標緻細娘，真是目所未覩，酥麻了半邊，不料食已到口，被活死人吵散了。那師姑跪在地下，只顧磕頭如搗蒜。活死人見這細娘，眼淚汪汪的低了頭，默默無言，便道：「小姐快些回去罷！再者擔擱，只恐又生別情。」那細娘只得跟了活死人，走出廟門。正是：雙手劈開生死路，兩人跑出是非門。不如這細娘是誰家的倒箱囚，獨自一個到這廟裏來所幹何事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繾夾二先生曰：活死人正當怨氣弗穿時候，忽聞串熟鬼一派鬼畫策，不覺心悅誠服，信受奉行，殊不料怕辰和尚之如此勢利也。迨於進退兩難之際，無路懇求，直弄到做討飯生意，真可謂寃思極想矣。然尙自道斯文一脈，靠着酸文嚼字，巴望人隨緣樂助。豈期闖入惡狗村中，又遭狗之不識斯文，只認做歹人，齊聲共氣來咬他哉！此時任有錦心繡口，亦無所施其伎倆，免不得走投無路矣。幸虧仙人搭救，教以改轍易轡，尋師學藝，得於無意之間，夫妻相遇，豈

非時來福湊耶！

第七回 騷師姑癡心幫色鬼 活死人結髮聘花娘

詞曰：才子佳人，大家都有風流器；一般情意，覷面已相契。湊趣雙親，許把婚姻締；私心喜，青

絲交遞，權當赤繩繫。（南浦月）

話說陰山脚下，溫柔鄉裏，有一鬼叫做臭鬼，是個清白良民，靠着祖上傳留的田房屋產過日子，家婆是趕喪大人的女兒，叫做趕茶娘。夫妻兩個，單生一個女兒，因討那先開花後結子的識語，取名花娘。那臭鬼起初也會讀過書，思量要入學中舉人，發科發甲的，無奈命運弗通，放屁文章總不中那試官的黷辰眼；考來考去，依然是個一等白身人。他就意懶心灰，遂把那章書捲起，收拾些老本錢，合個起家夥計，辦了許多出手貨，門市貨，清水貨，塞嘴貨，賠錢貨，冷熱貨，一門貨，亂頭貨，開口貨，寒賤貨，各處衝州撞府去做那說話販子；雖不能一本萬利，却也不減對合利錢。臭鬼做着了好生意，財來財去的覺手頭活動；在外喫好着好，到處可以游山玩水，比那窮念書人，反有天壤之隔。過了一年半載，轉轉家鄉，留些閒錢安了家，又出去了，習以爲常。

趕茶娘同着臭花娘住在家裏，關門吃飯，或是做些針黹，或是趕些營生，再不然看看閒書。一個上肚癡囤，出外上街買市；一個騷丫頭，在家燒茶煮飯。真是無愛無慮，適意不過的。不知不覺，那臭花娘已有十幾歲，生得瓜子臉，篋條身，彎眉細眼，冰肌玉骨，說不盡的標緻；又是聰明伶俐，凡事道頭知尾。不拘描龍繡鳳，件件皆精；琴棋書畫，般般都會。夫妻愛若珍寶，務要尋個才貌雙全，出類拔萃的女婿大官人來配他，因此尙未攀親做事。

誰料那趕茶娘不知犯了甚麼年災月晦，忽然生起饑癆病來。見了吃食物事，就眼珠黃騰騰的；不拘糰餌，塔餅，魚肉，小菜，像餓老鷹一般，擒住了狼吞虎嚥，也不顧甚麼甜酸苦辣，多則多光，小則少光，無得吃了，便饑唾汨汨嚙的，擴腸食落，肚裏絞轉來弗受用。只得日日買魚買肉，蒸糕裹饅頭的弄來吃下去，却又並不會長一塊肉在那裏，反弄得面黃肌瘦，筋絲無力，吃子暈，困子喫，終日半眠半坐。臭花娘見他一日弗如一日，淹黃潦倒的，只管想死下來，臭鬼又杳無音信，不見回家，心裏好生着急，便立願喫幾年貓兒三官素，朝晨夜晚，求天拜地，替娘懺悔。

趕茶娘見他如此，便道：「你望空許神許鬼，濟得甚事，除非到脫空祖師廟裏去替我燒炷回頭香，求他佛天保佑，或者有些效驗。」臭花娘道：「細娘家出頭露面，穿寺燒香，只恐外觀不雅。」

趕茶娘道：「多少千金小姐，又不曾生病落痛，一樣入在三官社裏，聞知那裏有甚麼佛會，就八隻脚跑弗及，也不怕男女混雜，挨肩擦背的不拘那裏都趕了去。你今替娘燒香，是一團正經，況又下師姑堂，有甚不雅？」臭花娘只得端正起香燭紙馬來，無如那個癡因，已於半月前偷了些衣裳頭腦，逃走得不知去向。騷丫頭又要擔湯提水，服侍趕茶娘，不能隨去。還虧少時臭鬼會領他到過這廟裏幾次，想起脚路來，還依稀約略有些認得，只得自己拿了香燭，一步步望廟裏行去，路雖不遠，早跑得口乾舌燥。

到了廟裏，那癡道婆便替他點上香燭。臭花娘雙膝饅頭跪在地下，祝告了一番，磕了頭起來，便有一個後生師姑，向前來浪搭。那張牢成嘴，就像捋舌八哥一般，小姐長，小姐短，留他進去吃清茶，臭花娘正有些口渴，便也不甚推辭。師姑便攙了他手，引進房中。恰纔坐定，只見師姑牀上帳子裏鑽一個眼光忒忒的大頭鬘子來。臭花娘吃了一驚，忙起身想跑，晚被師姑關上房門攔住。那鬘子不問情由，向前撲住了他，便來親嘴摸奶奶。臭花娘嚇得魂不附體，儘命把他敲掙，打那鬘子也不發怒，狗獮了面孔，只管低頭下氣的求他。師姑又在旁邊花言巧語的相勸。那臭花娘恨窮發極，便把他一記反抄耳光。師姑大怒道：「曠拳不打笑面，我好意勸你，怎倒這等不受人擡舉！」便

扎上手幫這鑿子，把他扛頭扛脚拖到牀上，揜翻了；那鑿子便來扯他褲子。臭花娘那時少個地孔鑽鑽，叫爺娘弗應的，只得殺豬一般喊起「救命」來。恰被活死人聽見，打門進來救了他，領出廟門，猶如死裏逃生，千恩萬謝的感激不了。

活死人是個無卵毛後生，正在乾狗屎發鬆時候，見了這般千嬌百媚的標緻大姐，教他如何不愛？便眉花眼笑的盤問他姓名，里居，年紀，月生，要送他回去。臭花娘見他美如冠玉，風流瀟灑的，心裏也十分愛慕。巴不得要他送上大門，便也笑迷迷的把姓名籍貫告訴他。大家一路同行，你問我答的頗不寂寞。到了家中，活死人自向客位裏坐下。臭花娘走進房中，正見趕茶娘坐在牀沿上，喫死髓肉，便上前哭哭笑笑告訴到廟裏如此長，如彼短，幸虧得活死人來做了天救星，又承他直護送到家裏，真是莫大之恩。趕茶娘聽說，便教臭花娘扶他出來，與活死人相見了，千謝萬咭噪的感激不盡。

正在講話，恰好臭鬼那日歸來，走進門來，忽見趕茶娘骨瘦如柴，陪着一個美秀而文，行當小夥子坐着說話，臭花娘也在傍邊聽講，滿肚疑心疑惑，摸不着頭路起來，便問：「你怎麼弄得這等人弗像人，鬼弗像鬼的，此位却是何人？」趕茶娘便將自己如何生了怪症，臭花娘如何去

燒財香，活死人如何救苦救難，細細告訴一遍。臭鬼聽得，把舌頭拖到尺二長，說道：「虧你喫了大膽藥，就差個黃花閨女到這等所在去，怎不惹出事來！」原來臭鬼老早曉得這色鬼在廟裏的所作所爲，若臭花娘跑去，真是羊入虎口，少不得被他們對準肚臍通腸教一番。今得完名全節，好好回來，豈不是天大造化？忙向活死人謝道：「若非官人搭救，小女定遭一劫，真是他重生父母了。」活死人道：「路見不平，自當拔刀相助。這是可愛的大福氣，天差地遣教我進去做個解神星，怎敢當這般稱謝！」臭鬼又問起他家世來。活死人不好說出自己地頭腳根，便扯個瞎天大謊，只說：「老子也會做官做府，不幸早早死早滅了。自己原也在家讀書，只因遇着蟹殼裏仙人，說我將來還要飛黃騰達，只是做那尋章摘句的書詛頭，却終無了局，遂送我一葫蘆仙丹，勸我去尋鬼谷先生，學成好本事，方纔有用。因不曾問得那先生的好住場，只得各處瞎尋，不期而會遇着令愛。」一派鬼話，說得臭鬼愈加欽敬。

那臭花娘已去把家常便飯端正，一總和盤托出。活死人看時，却是五簋一湯：一樣是筍烤肉，一樣是烏龜炒老蟲，一樣是白土鍋，一樣是鄉下烏壯蟹，一樣是醋醃來吃的鶴腳上肉，一碗飛來蝦圓湯，收拾的甚是精緻。臭鬼便教花娘也不必迴避，一同吃個合家歡樂，便大家四出跳坐定。活

死人自從喫了辟穀丸，越不覺餓，不過略吮滋味，逐樣嘗罷了。那趕茶娘就像蒼蠅見了熱血一般，兩個肩頭扛碾嘴，吃一籩二看三的捨得快是極，活死人見他口頭這等饒法，心裏想道：「看他如此貪吃懶做，真像有磨子在肚裏牽的一般。若把辟穀丸吃下，料想止得定的。」便向葫蘆裏倒出一丸來，遞與他道：「這便是仙人送的仙丹，諒必百病消除的。既有貴恙，何不吃一丸試試看！」趕茶娘便接來喫下，真是有些仙氣，霎時間便臆膺氣脹的飽筋漲起來，就放下篋喫不下了。臭鬼大喜，忙向活死人謝了又謝。

大家歡呼暢飲吃到半桌裏，臭鬼已有些酒意，便向趕茶娘道：「我們一心一計要尋個像心像意的女婿，直至今不曾尋着。此位官官，有這般才貌，你們娘兒兩個，又都受過他好處。吾欲將女兒與他攀親做事，你道如何？」趕茶娘道：「我也蓄心已久。」便看着活死人道：「不知官官意下何如？」活死人假意辭道：「令今天姿國色，只宜配王孫公子。若與我這揀出鄉下人相配，豈不是唐突西施，還宜另擇門當戶對的爲是。」臭鬼道：「不必太謙，若論那些豪梁子弟，大半只曉得吃食，打雄，鬪屎，鮮衣華帽的擺擺空架子罷了。就有幾個真才實學，也怎及得官官這般才貌雙全，又與小女年相若，齒相等，真是有緣千里來相會，不必推三阻四。」臭花娘初聽得爺娘說話，心

裏暗喜，忽見活死人半推半就，甚是着急，連忙丟個眼風。活死人覺着他意思，又見臭鬼這般說法，便答道：「既蒙錯愛，不敢固辭，容日央媒說合便了。」臭鬼趁着酒高興，說道：「一言爲定，那些繁文禮節，講他什麼！只消留一件表記與小女，便是媒人了。」活死人聽得要他表記，自思身邊一無所有，身光體滑的，把什麼與他眉頭一皺，計上心來，便向頭上拔下一把髮來，說道：「百年大事，把那身外之物作信，反覺輕褻了。書上說的：身體髮膚，受之父母；以此爲信，雖無媒妁之言，也可算得父母之命了。」臭鬼大喜道：「這個聘禮，倒也脫俗，真可稱結髮夫妻了。」連忙接了，遞與臭花娘，教他拔些下來，做個回敬。臭花娘紅着鬼臉，不好意思。趕茶娘笑道：「禮無不答，這是正經事務，又不是私訂終身。一毛不拔，成何體統？」便伸手向他擰頭毛，耳朵的拔了幾根，遞與活死人收着。人喫了幾杯喜酒，方纔散席，便留活死人住下。

到了次日，臭鬼因離家日久，不免到外面張親眷，望朋友，應酬世故。活死人住在家中，與他娘兩個閒話白嚼蛆，堆堆坐，堆堆講，也沒甚厭時。真是逢着好處便安身，把那尋先生肚腸丟在九霄雲裏去了。住過半個十日，還不想着起身。一夜睡在牀上，正想那日間與臭花娘眉來眼去，交頭接耳許多情景，只見蟹殼裏仙人走來說道：「我一片婆心超度你，却如何這般躲頭避懶，今日之下，

還在此處好睏得緊！豈不聞成人不自在，自在不成人？若如此貪自在，怎麼成得人快些去罷！」活死人忙拉住他衣袖管，要問他先生住處，却被一隻三腳貓啣住一個死老鼠，跳在踏脚板上，一聲響，把他驚醒，原來是一個春夢；手裏摸着引席角，並不是甚麼衣袖管。撐開眼皮看時，早已大天白亮。慌忙起來，走入裏面，見他一家門內未起身，便在房門外冷板凳上坐下。肚裏胡思亂想：欲要辭去，又牽心掛肚腸的掉不落臭花娘；欲要不去，又恐誤了自己前程萬里。正是眼淚撒撒落，兩頭掉弗落；思來想去，沒個決斷。

只見臭花娘開出門來，見他無聊無賴的坐在門口，便笑嘻嘻問道：「今日怎起這般早？身可是怕日頭晒肚皮麼？」活死人便將夢見蟹殼裏仙人及自己決斷不下的緣故告訴他。臭花娘正色道：「仙人的神仙說話，豈可不聽？你我終身已定，後會有期。若要同衾共枕，須待花燭之夜。你今就年頭住到年尾巴，也巴不出甚麼好處，枉苦廢時失事，不可錯認了定盤星。」活死人不覺爽然自失道：「小姐金口玉言，教我怎敢不依頭順腦！」說了一回，那臭鬼老夫妻兩個都已起身。活死人便把做夢的話，說與他聽，告辭要去。臭鬼道：「既是仙人勸駕，不敢強留。」便教收拾起物事來，餞行起身。正是必齋學成文武藝，能貨與帝王家。不知活死人此去，幾時尋着鬼谷先生，且聽下

何分解。

纏夾二先生曰：趕茶娘只道師姑爲女子所做，既然修行念佛，自當謹守清規，故放心托胆，打發女兒去。豈知他佛門廣大，常爲和尙出入之所乎？臭花娘雖知出頭露面，外觀不雅，無如細娘家說話弗當，反被娘數說一番，只得奉命而行，亦不料有人要來親嘴摸奶奶也。那時雙拳弗敵四手，正當叫爺娘弗應之時，忽得活死人來吵散，送上大門，雖然素昧平生，早已兩心相照。男貪女愛，戀戀不捨，而又恰得好爹好娘，與他玉成其事，真乃天從人願也。

第八回 鬼谷先生白日升天 畔房小姐黑夜打鬼

詞曰：真堪愛，如花似玉風流態。風流態，眠思夢想，音容如在。東鄰國色焉能賽，桃僵偏把

李來代。李來代，冤家路窄，登時遭害。（玉交枝）

話說活死人好好住在臭鬼家裏，與臭花娘朝夕相對，或是做首歪詩，或是着盤臭棋，有話有商量的，好不快活。無端噩梦頭裏被蟹殼裏仙人數駁一番，又聽了臭花娘一派正言厲色，說得他卵子打落冰缸裏，冷了上半段，只得告別起身。及至跑出大門，又茫茫無定見的，不知向那裏去好。

姑且揀着活路頭上信步行將去，遇着過來人，便問鬼谷先生的來蹤去跡，並沒一個知道。尋了好幾時，無頭無緒的，不免意懶心灰。肚裏想道：「這蟹殼裏仙人既是一團好意，也該說明個場化，却如何弗出麩皮弗出麵的，教我朝踏露水夜踏霜，東奔西走去瞎尋。這等無影無蹤，不知尋到何日是了！」

正在自言自語的抱怨，忽然昏天黑地，起起烏雲陣頭來。活死人着忙道：「這裏前不靠村，後不着店，苦落起騎月雨來，却那裏去躲？」四面一望，只見斜射路裏有個烏叢叢田頭宅基，便飛奔浪烟的跑上前去。到得門口，却又關緊在那裏，不好去敲門打戶，就在步簷底下暫躲，幸喜出頭椽子甚長，不致落溼身上。誰知陣頭大，雨點小，一霎時雨散雲收，依舊現出黃胖日頭來。

正想走路，只聽得呀的一聲響，兩扇真寶門大開，跑出一個腰細肩胛闊的精胖後生來。看見活死人立在門口，便喝問道：「你是甚麼野鬼？莫不是倒麥糶賊，在此看腳路？」活死人怪他出口傷人，便道：「你怎有眼弗識人頭，弗認得就這般出言無狀，是何道理？」那後生大怒道：「你怎敢回唇答嘴？」便趕上趕落要打活死人。活死人是吃過大力子的，那氣力倒無數在身鄉子裏，見他這般大勢頭，便先下手為強，將他兜心一拳，恰正打在心窠裏。那後生自道武藝高強，欺這活死人

細皮白肉文縷縷的，把他吃得下肚；不防他挺冷刺一拳，便立脚弗住，一個鷓子翻身，仰缸跌轉來。連忙爬起，腳頭弗會立定，又被活死人一捺一個臀場樁，又坐倒了。料想鬥他弗過，只得問道：「你底那裏來的惡鬼？怎敢上門欺人？」活死人道：「我只爲尋個先生，偶然在此借步躑躅。你怎一面弗相識？就冤我做賊，可知道賊難冤，屎難喫麼？」後生道：「你先生是誰？却到這裏來尋？」活死人道：「我尋的是鬼谷先生。」後生哈哈大笑道：「你怎向真人面前說起假話來？那先生的學生子，連我只得四個，何來你這陌生人？」活死人見說，忙問道：「你既是他學生子，先生却在何處？」後生道：「你須賠了我弗是，方說與你聽。」活死人只得唱個撒網喀，求他指引。後生道：「他住在黑甜鄉，離這裏路雖有限，但盡是百脚路；熟事人跑慣的，有時不小心，還要走到牛角尖裏去，弄得撥身弗轉，何況你人生路弗熟，那裏摸得到？倒不如草榻我家，明日與我一同走罷！」活死人謝道：「如此足感盛情，只是打攪不當。」後生道：「不打不成相識，既已打過，就是相識了，何必客氣？」便把活死人讓進家裏，大家通名道姓。

原來這後生叫做冒失鬼，老子也是個宿瀆頭財主，早已死過，留下大家大當與他掌管。他又

又自恃身長力大，可以弗喫眼前虧，到處驚鷺鬧狗的闖事，娘也管他不下。一日，同着數鬼，擎了甌尾巴老鷹，牽着瘦臘狗，搥鎗使棒的來到黑甜鄉裏。看見路傍有幾棵截弗倒大樹，一隻抄急兔子，正在樹腳根頭吃那離鄉草。冒失鬼道：「兔子弗吃窠邊草的，這隻兔子如何倒在窠邊吃草？」便把老鷹放去。真是見兔放鷹，猶如壘中捉鼯，手到擒來。捉了兔子，正想要跑，忽擡頭見大樹大了又裏，一隻老鳥在上面翻毛，忙又將鷹放起。那老鳥是翅扇毛通透的，看見鷹來，便一淌翅飛上天頂心裏去了。那老鷹活食弗吃，吃起死食來，並不去追老鳥，反飛入鬼谷先生家裏，把一隻斜撇雄雞抓住。被鬼谷先生的學生子地裏鬼看見，飛奔上來，一把捉牢，拿根龔糠搓繩縛了，纜在一個狗肉架子上。冒失鬼追到看見，大怒道：「怎敢把我的北鳥弄壞？」拔出拳頭要打地裏鬼。地裏鬼自恃名師傳授，法則多端，怎肯相讓？也就礮拳擗臂的迎他。兩個一拳來，一脚去，打起死仗來。

鬼谷先生跑來看見，喝住地裏鬼。這冒失鬼弗識相，倒便上起鬼谷先生般來。被鬼谷先生使個定身法，弄得他四手如癱，有力無用處。又見地裏鬼口口聲聲叫他「先生」，忽然心內尋思道：「聞說鬼谷先生近亦住在黑甜鄉裏，不要就是他！」便問道：「你有這般真本事，莫非就是甚麼鬼谷先生麼？」鬼谷先生道：「既知我名，怎敢到來放肆？」冒失鬼道：「不消說，千差萬差，總算我

差。你放了我，我情願拜你爲師。」鬼谷先生道：「既肯改惡從善，也不與你一般見識。」便使個解法放了他。冒失鬼忽然手脚活動，不覺大喜，便跪下磕頭道：「我就此拜了先生罷！」鬼谷先生見他爽利，又曉得尊重師傅，是個有出息的心裏也喜，問了姓名籍貫，說道：「要學本領，也不是一湊謝師的，還當回家說知，方好到來習練。」冒失鬼道：「先生說的是。」便告辭出門，尋着衆鬼，一徑回家，對娘說知。他娘甚喜歡，便端止一肩行李，揀個入學日子，來到鬼谷先生家住下。

過了幾日，又有大排場來的兄弟兩個，那令兄叫做摸壁鬼，令弟教做摸索鬼，也是慕名來學的。那先生因材施教，教法甚多。這冒失鬼一竅不通，只有些蠻氣力，學了多時，方學會幾樣死法則。那日偶然回到家中，恰遇活死人來驟雨，遂打成相識。領他到先生家來，拜見了鬼谷先生，與師兄輩都相見了，住在他家。那活死人本已聰明，又喫了益智仁，愈加玲瓏剔透；鬼谷先生也盡心教導。那消一年半載，便將鬼谷先生周身本事，都學得七七八八。

一日，大家在門前使鎗弄棒，操演武藝，鬼谷先生在傍點撥。聽得半空中幾聲野鶴叫，一朵岳引雲頭，從天頂裏直落到地上；雲端裏立一隻仙鶴，嘴裏啣着字紙。活死人上前搶來，看時，盡是許多別字，一個也不識。遞與鬼谷先生看了，點頭會意。便對衆學生道：「本期與你們相

處三年五載，然後分手。無奈天符已至，只得要散場了。」便各人叮囑了幾句，跨上鶴背，騰空而起。望揚州去了。衆學生子跪下拜送，直等望不見了，方纔起來。大家面面相覷。正是蛇無頭而不行，只得各歸閒散。冒失鬼曉得活死人無家無室，便欲留他歸去暫住。活死人也欣然樂從，隨他回家不題。

且說那色鬼自從在脫空祖師廟裏見了臭花娘，回到家中，眠思夢想，猶如失魂落魄的一般，那裏放得下曉得他是跑到廟裏的，定然不是遠來頭，總在六尺地面上，差了人各處去尋訪。只因臭花娘從未出門，無人疑到他家，只是挨絲切縫，四處入路去瞎打聽。誰知事有湊巧，不料那東村裏也有一個標緻細娘，叫做豆腐西施。雖不能與臭花娘並駕齊驅，却也算得教一數二的美人了。老子豆腐羹飯鬼，薄薄有幾金家業，只生得他一個獨養子。那日因到親眷家邊吃了清明飯回來，被色鬼的差人看見。尋思近地裏再沒有第二個美似他的，色鬼廟中所遇，諒必就是他；便如飛來報與色鬼知道。那色鬼又未曾目覩其間，聽他們說得有憑有據，便也以訛纏訛，信以爲實，就與衆門客商議。

大家議論紛紛；只有一個叫做極鬼，說道：「這也不是甚麼團圓大難事。那豆腐羹飯鬼住在

獨宅基頭上，只消我們幾個扮做養髮強盜，等到半夜三更，或是拿鑿鑿掘個壁洞，軟進硬出，或是明火執杖，打門進去，搶了就走。夜頭黃昏，那裏點了烏鼻頭來尋，又不擔擱工夫，手到拿來，豈不是朝種樹夜乘涼的勾當？」色鬼大喜道：「此計甚妙！就煩你幹來。事成之後，重重相謝。」極鬼便糾合幾個同道中，來到村裏，揀個僻靜所在，搗花了面孔，裝扮停當，等到更深夜靜，來到豆腐羹飯鬼門口，點起烟裏火來，打門進去。那豆腐羹飯鬼一家門，正囑到頭忽裏，忽被打門聲驚覺了，慌忙起來。纔立脚到地下，那夥強盜，已一擁進房，各人搗得花嘴花臉，手裏拿着雪亮的鬼頭刀。兩個便將豆腐羹飯鬼綁住，把刀架在頭骨上，不許他動手動脚。幾個便向床上搜看，那豆腐西施雖然穿了衣裳，却不敢走下床來，坐在皮帳裏發抖，被極鬼尋着，一把拖下床來，背着就走。衆鬼也就趁火打劫，搶了好些物事，一闕出門去了。

豆腐羹飯鬼冷眼看他們行作動步，是專爲女兒來的；又聞得色鬼在各處早打聽，要尋甚麼縹緲細娘，便疑心到他身上。叮囑家婆看好屋裏，自己悄悄然出了門，望着火光跟將去，恰正被他猜着，見他們一徑望色鬼家裏去了。便尋思道：「那色鬼潑天的富貴，專心致志尋了女兒去，自然千中萬意，少不得把他做個少奶奶，住着高堂大廈，錦衣玉食的享用不了，也是他前世修來的。」

一頭肚裏胡思亂想，一頭望家裏回來，已經朦朧天亮了，便向老婆說知，老婆道：「你不可一性情願，他是有門檻人家，若有這般好心，怎不教人來說合明媒正娶，難道弗好，倒要半夜三更出來搶親？你快再去打聽！倘能像你心意，便與他親眷來去，也覺榮耀。萬一別有隱情，豈不把女兒骯葬埋滅了！」豆腐羹飯鬼道：「你也說得是，我自己不好去打聽，待我央人去便了。」忙走到一個好鄉鄰冤鬼家來，托他去打聽，不題。

却說這極鬼搶着了豆腐西施，滿心快活，巴望送到色鬼面前，要討個大好處的。誰知那色鬼的老婆，却是識寶太師的女兒，叫做畔房小姐，生得肥頭胖耳，粗脚大手，自恃是太師爺的女兒，凡時像心適意，敢作敢為。又妬心甚重，家裏那些丫頭女娘家，箍頭管腳，不許色鬼與他們醜攀談一句。色鬼雖然是怕老婆的，那元帥無如骨子裏是個好色之徒，怎熬得住？家裏不能做手脚，便往外面尋花問柳，挽通了師姑，向佛地上去造孽。就是查訪那繆繆細娘，不過想尋個披簷衣烏龜，鑽謀來私下去偷偷罷了，原沒有金屋貯阿嬌的想頭。只因聽了極鬼一席話，說得燥皮，便一時高興，教他去幹。原想要另尋個所在安置的，不料他們商議時，却被一個快嘴丫頭聽見，告訴了畔房小姐。畔房小姐聽得，便怒從心上起，惡向膽邊生，端正一個突出皮棒槌，把色鬼驅進房中打了一

頓死去活來，拿條軟麻繩縛住了。又恨極鬼牽風引頭，算計也要打他一頓出氣，便一夜弗眠，拿着棒槌守在門口。

等到四更頭，聽得衆鬼回來，那極鬼背了豆腐西施，領頭先進。胖房小姐在暗頭裏聽得脚步響，便舉起棒槌夾頭打來，不料反打着了豆腐西施，正中太陽裏，打得花紅腦子直射。房小姐聞得一陣血腥氣，便縮了手。後面衆鬼拿着燈籠火把一擁入來，忽看見滿地鮮血，極鬼忙將豆腐西施放下，看時，早已嗚呼哀哉了。大家嚇得屁滾尿流，趑出脚都逃走的無影無蹤，胖房小姐也覺心慌意亂，呷進房中去了。

門上大叔只得報知輕脚鬼。查起根由，纔曉得是扮作強盜去搶來的。依了官法，非但一棒打殺，並且要問切卵頭罪的，怎不驚惶。還喜得沒人知覺，忙使人把死屍靈移去，丟在野田塔裏。自己又最喜吃生人腦子，便向地下刮起來吃乾淨了，叮囑衆鬼不許七諛八談。只道神不知鬼不覺的，誰知那門上大叔，却與冤鬼是皮肉朋友，見冤鬼來打聽，弗瞞天，弗瞞地，原原委委，一本直說。冤鬼曉得了實細，忙回來報與豆腐羹飯鬼知。正若妻人不知，除非己莫爲。不知豆腐羹飯鬼待知了凶信，如何處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總夾二先生曰：冒失鬼一味粗心浮氣，目中無人，到處以強爲勝，一遇鬼谷先生，早已束手縛脚，有力無用處。還虧他福至心靈，便肯改邪歸正。然到底稟性難移，見了活死人細皮白肉，只道善人好欺，又復出言無狀。豈知人不可以貌相，強中更有強中手。至於色鬼，豈不知老婆平素日間所作所爲，乃一聽極鬼攪撥，就不顧違條犯法，飛得起教他去幹，遂把一個如花似玉的絕世佳人，送到西方路上去，豈非作盡靈寶孽哉！

第九回

貪城隍激反大頭鬼

怯總兵偏聽長舌婦

詞曰：好色原非佳士，貪財怎做清官。聽人說話起爭端，贏得一刀兩斷。城破何難恢復，關

全儘可儉安。誰知別有鎮心丸，夫婦雙雙遠竄。（白蘋香）

話說豆腐羹飯鬼被強盜來搶了女兒去，曉得是色鬼所作所爲，一味淺見薄識，巴望女兒做個少奶奶，將來好與他親眷往來，膽托心寬的坐在家裏等冤鬼來回音。不多幾時，只見冤鬼氣急敗壞跑進門來，見了豆腐羹飯鬼說道：「虧你還這等逍遙自在的！你女兒已被他們打殺了！」豆腐羹飯鬼還不相信，說道：「我與他們前日無怨，往日無讎，無緣無故的來捉他去活打殺，天底世

下也沒有這個道理。」冤鬼便將門上天叔告訴的話，一五一十述與他聽道：「如今你女兒的屍靈魂骨，現躺在怪田裏。」那時嚇得魂不附體，夫婦兩個跌衝跌撞的趕到怪田裏去尋着。跳過了八百個麥稜頭，只見幾隻獠鼻頭豬狗，正在那裏齧死人。忙上前趕開，看時，一胞弗差，正是女兒兒豆腐西施，打得頭破血淋，眼烏珠都宕出來，躺在田溝角落裏。大家號腸拍肚的哭了一場，算計要趕到色鬼家裏去拚性捨命。

忽望見跑熟路上有鬼走過，認得是荒山脚下的迷露裏鬼，曉得他會畫策畫計的，連忙橫田直徑追上去，請他轉來，告訴他如此這般：「今要思量打上大門去，可使得麼？」迷露裏鬼道：「動也動弗得！他侯門深似海的，你若打進去，他家裏人多手雜，把你捉來鎖頭縛頭的解到當官，說你誣陷平人爲盜，那時有口難分說，枉吃一場屈官司。再不其然，把你也像令愛一般，打殺在夾牆頭裏，豈不自送了性命？」豆腐羹飯鬼道：「老話頭：王子犯法，庶民同罪。他們不過是哺退鄉紳，怎敢大清白日便把人打死，難道是奉旨奉憲打殺人弗償命的麼？」迷露裏鬼道：「雖說是玉法無私，不過是紙上空談，口頭言語罷了。這裏鄉村底頭，天高皇帝遠的，他又富有勢，就使告到當官，不得官則爲官，吏則爲吏，也打不出甚麼與官司來。卽或有個好親眷，好朋友，想替你伸冤理枉，又

恐防先盤水，先溼脚，及弄得撒尿弗洗手，拌在八斗糟裏，倒裏拖上州披下縣的吃苦頭，自然都縮起脚不出來了。依我之見，還是捉方路走好，且到城隍老爺手裏報了着水人命也不要指名鑿字，恐他官官相衛，陰狀告弗准起來；只可渾同三拍的告了，等他去緝訪着實。這纔是上風官司，贏來輸弗管的。」豆腐羹飯鬼道：「真是一人無得兩意智。虧得與你相商，不致冒冒失失幹差了事。」遂打發老婆先歸，謝別了迷露裏鬼，一徑望枉死城來。

到得城裏，尋個赤脚訟師，寫好白頭呈子，正值城隍打道回衙，就上前攔馬頭告狀。城隍問了口供，准了狀詞，一進衙門，便委判官烏糟鬼去相了屍，然後差催命鬼捉拿兇身。催命鬼領了牌票，差着夥計，三路公人六路行的各到四處去緝訪；今朝三明朝四，擔擔攔攔過了多時，方纔訪着是色鬼所爲。忙來稟明餓殺鬼，便與劉打鬼一同商議。

原來劉打鬼收成結果了雌鬼，把活鬼的故老宅基也賣來餓了指頭，弄得上無片瓦遮身，下無立錐之地，只得仍縮在娘身邊。後來餓殺鬼墜了城隍，接他娘兩個一同上任，做了官親，依舊體面而面之了。那日見餓殺鬼說起這事，便道：「那色鬼的老婆畔房小姐，是識寶太師的養姪因，怎好去惹他？况你現虧太師提拔，方能做這城隍，也當知恩報恩，豈可瞞心昧己，做那忘恩負義的無良

心人依我算計，倒有個兩全其美的道理在此。那荒山裏有兩個大頭鬼：一個叫做黑漆大頭鬼，就是前番在三家村戲場上打殺破面鬼的；一個叫做青胖大頭鬼，聞說也會殺人放火。他兩個專幹那不公不法的事，倒不如將他捉來，屈打就招，把這件事硬坐他身上；憑他賊皮賊骨，用起全副刑具來，不怕他不認賬。一則結了此案，二則捉住大夥強盜，又可官上加官，豈非一得而兩便？餓殺鬼聽得可以加官進爵，使望耳朶管裏直鑽，不覺大喜，便教催命鬼領了一羣白面傷司，到荒山裏去捉鬼。

那些傷司，巴不得有事爲榮，歡天喜地的帶了鏈條繩索，神譁鬼叫，一路行來，正在四棚街上經過，恰撞着黑漆大頭鬼，吃得稀糊爛醉，歪戴了配頭帽子，把件溼布衫敞開，露出那墨測黑的胸膛，上街撒到下街的罵海罵山。催命鬼看見，因他曾打死兄弟破面鬼，正是誰人相見，分外眼睜，便迎上前來捉他。那黑漆大頭鬼雖然酒遮了面孔，人頭弗認得，見人來捉，便也指手畫脚的四面亂打。衆鬼那裏敢上身？不料他一個不小心，踏了水蕩，磕爬四五六，一交跌倒。衆鬼一齊上前捺住，遠捉子頭來脚弗齊，連忙拿出蛀空麻繩來，把他四馬攢蹄，牢捉牢縛，捆好了扛頭扛脚捉回城中。進了射角衙門，報知餓殺鬼。餓殺鬼出來，看見只得一個，便問道：「還有一個如何不捉？莫非你們得

錢寶放了麼。」催命鬼道：「這個是在路頭上捉的。因他力大無窮，恐防走失，所以先解回來。如今還要捉那個。」餓殺鬼道：「既如此，快去快來！」催命鬼只得領了傷司，仍望荒山裏去了。餓殺鬼看這黑漆大頭鬼時，還醉得人時不省，便道：「原來是一個酒鬼，吃了一撲臭酒，連死活都弗得知的了。且把他關在盜牢裏，等捉了那個來，一同審罷。」牢頭禁子便扛去，丟在慢字監裏，不題。

且說那兩個大頭鬼，狐羣狗黨甚多；就是山脚下迷露裏鬼，輕骨頭鬼，推船頭鬼，都是拜把子兄弟。漆大頭鬼被捉時，已有人報知迷露裏鬼，便與輕骨頭鬼兩個來見青胖大頭鬼，說知就裏。青胖大頭鬼大驚道：「此去定然凶多吉少，你們快去救他！」迷露裏鬼道：「不可造次，再煩輕骨頭鬼到那裏打聽爲着何事，方好設法去救。」輕骨頭鬼聽說，便拿了一把兩面三刀，飛踢飛跳去了。不多一個眼閃，只見催命鬼領了一羣傷司，呼么喝六的擁進門來。青胖大頭鬼喝道：「你們是甚麼鬼？到此何幹？」催命鬼道：「我們是城隍老爺差來請你的。」便拿起鏈條望青胖大頭鬼頭骨上套來。青胖大頭鬼大怒，提起升羅大拳頭，只一拳，早把他打得要死弗得活。衆傷司見不是頭路，忙要逃走，被青胖大頭鬼趕上腳踢手打，盡都打死。就有個把死弗盡的，也只好在地下拚命，迷露裏鬼忙向前來勸，已經來不及，便道：「官差吏差，來人弗差。他們不過奉官差遣，打殺他也覺冤。」

哉枉也。如今一發造下迷天大罪，怎生是好？」青胖大頭鬼道：「一不做，二不休，索性聚集人衆殺入城中，救了黑漆大頭鬼，再尋去路不遲。」便打發小鬼分頭去把各路強鬼都聚攏來。一面收拾鎗刀木棒，山中沒有鬼馬，便去捉隻吃蚊子老虎來做了坐騎。等到月上半欄殘，那四處八路的強鬼都已到齊。大家餐餐戰飯，青胖大頭鬼拿了拆屋榔槌，豁上虎背，領頭先進。推船頭鬼也騎隻頭髮絲牽老虎，拿根觸骨棒。迷霧裏鬼不會武藝，拿了一面擋箭牌，騎隻灶前老虎。小嘍囉都撻了陀囉囉鎗，隨在後面，趁着一汪水好亮月，望枉死城進發。

且說那黑漆大頭鬼在慢字監裏，一聰覺轉，只覺得周身牽絆。開眼看時，方知滿身繩捆跌弗撒，惱得他儘性命一跳，把些蛀空麻繩像刀斬斧截一般，都迸斷了，跳起身來。兩三個牢頭忙上前來捉時，早被他一頓抽拔拳，都打得死去活轉來，便就神譁鬼叫的打將出來。外面禁子聽見，忙把牢門關緊，一面去報城隍得知。餓殺鬼聞報，嚇得魂飛天外，忙點起合班皂快壯健，盡到監裏去捉鬼，再差劉打鬼到老營裏去弔陰兵來協助。衆鬼都踢鎗弄棒的來到後北監門口，那黑漆大頭鬼已經攻出牢門，看見衆鬼都拿着手使家伙，自己赤手空拳，英雄無用武之地，不免有些心慌。忽見壁脚根頭，靠一個石榔槌，便搶在手裏，一路打來。衆鬼那裏攔擋得住，被他打出衙門。正遇着劉打

鬼領了一隊陰兵，弓上絃，刀出鞘的殺來，就在衙門口敵住，裏應外合，圍裹住了。黑漆大頭鬼雖然勇猛，無奈是空心肚裏，又遇那些陰兵盡是敢死之士，一個個越殺越上的，再不肯退。

那輕骨頭鬼在城中，得知信息，自料孤掌難鳴，不能救應。欲回山報信，奔到城門口，早望見門口也有一簇陰兵把守，不能出去。看見路傍有一大堆柴料，便心生一計，上前放了一把無名火，霎時間鬼火唐唐燒起來。陰兵望見起火，便向前來救，被他溜到門口，拽開了門。正待出城，湊巧遇着青胖大頭鬼兵馬恰好到來，輕骨頭鬼接着訴知前事，青胖大頭鬼聽得，便放出騎虎之勢，衝到衙門口，正見無數陰兵，圍住了黑漆大頭鬼，喊殺連天。青胖大頭鬼大怒，使起拆屋檣槌，衝入陣中。衆陰兵殺了許久，都已筋疲力盡，怎當這青胖大頭鬼猶如生龍活虎，使發了檣槌，如泰山壓頂一般打來？只得各顧性命，四散逃走。那劉打鬼正要想跑，不料夾忙頭裏勝牽筋起來，弄得爬灘弗動，寸步難移，被黑漆大頭鬼一石榔槌打了下頰，連頸柱骨都別折了，趁勢殺進衙門，把些貪官污吏，滿家眷等，殺個罄盡；然後商量走路。迷露裏鬼道：「如今也不必走了，索性據住城池，造起反來，殺上鄆都城，連閻羅王也吵得他無腳奔。那時你們兩個，一個據了鄆都城，一個據了枉死城，平分地下，豈不好麼？」二鬼大喜道：「好計！」黑漆大頭鬼便自稱杜唐天王，青胖大頭鬼號爲百步大王，據

住了枉死城謀反叛逆，打算先去攻鬼門關，不題。

却說鬼門關總兵白蟻鬼，自從到任以來，正值太平無事，喫了大俸大祿，雖然不是三考裏出身，也該做此官，行此禮。誰知他却一味裏吃糧不管事，只曉得吹歌彈曲，飲酒作樂，把那軍情重事，都撥在形容鬼身上；自己倒像是個閒下裏人。一日，正坐在私宅裏一棵黃楊樹底下，對了一隻鄉下臭蠻牛彈琴，只見形容鬼跑來說道：「虧你還有工夫鬼作樂！外面有一起枉死城逃來難民，說被兩個大頭鬼攻破了城池，將些醉官醉皂隸，盡都殺死，現在據住枉死城謀反。聞說還要來搶鬼門關，可作速算計，庶保無虞。」白蟻鬼聽說大驚，忙叫難民來問知始末根由，隨即上關點兵把守，不許野鬼過關，一面奏聞閻羅王。

閻羅王聞奏，便與衆官計議，只見識卵太保出班奏道：「料想兩個獨腳強盜，做得出甚麼大事業來？那鬼門關兵精糧足，即着總兵白蟻鬼領兵收捕，自可指日成功。」閻王依奏，即發一演假傳聖旨，着白蟻鬼勦捕賊寇，收復城池。

白蟻鬼心着旨意，幾乎魂靈三聖都嚇落了，說道：「我雖文武官員俱會做過，却文不能測字，武不能打米，怎當得這個苦差！」說罷，不覺嗚嗚咽咽的哭將起來。只見那個副總兵替死鬼勃然

大怒道：「你枉做了男子漢大丈夫，却如此貪生怕死，目今正在用兵之際，對了千人百眼做出這般小娘腔來，豈不慢了軍心！你有眼淚向別處去落，待我領兵便了。」罵得白矇鬼滿面羞慚，戾君嘖弗開。忽見幾個陰兵，慌慌張張跑來報道：「大頭鬼引兵已到關下了！」白矇鬼只得同了衆鬼，都上關來；看時，只見無數鬼兵，簇擁着那黑漆大頭鬼，果然可怕。細看他身長一丈，腰大十圍，頭大額角闊，兩眼墨測黑，面上放光發亮，勝如塗了油灶墨，騎一隻紙糊頭老虎，手裏拿個殺車榔槌，在關前耀武揚威。白矇鬼看見，愈加嚇得頓口無言。替死鬼也不免有些嘴硬骨頭酥，無奈纔說過了硬話，不好改口，只得裝着硬好漢，說道：「兵來將擋，水來土掩，怕他怎甚？且待我去擋個頭陣，掂掂斤兩看。造化一戰成功，也未可知。」便裝鎗騎馬，硬着頭皮，殺出關去。黑漆大頭鬼看見，迎上前來，也不打話，撻起榔槌就打。替死鬼舉鎗，急架相還。戰不多幾個回合，早被黑漆大頭鬼一記殺車榔槌，打得頭向肛洞裏撒出去，死在馬下，趁勢搶上關來。形容鬼在關上，忙把磚頭石塊及棒槌木楔，打將下來，黑漆大頭鬼只得退回，各人守住老營。

白矇鬼回到衙中，愁眉不展，與長舌婦商議。長舌婦道：「我們好好在枉死城做官，却淘到這裏來做甚麼總兵，反教那餓殺鬼去攪亂天朝，惹出這般飛來橫禍來，帶累我們擔驚受怕。那大頭

鬼兇天兇地，關上又無強兵猛將，那裏守得住？倘有些失產業戶，就使逃得小性命，也弄得拆家散散了。倒不如棄了這裏，逃到他州外府，揀個人跡不到之所，隱姓埋名，住過幾時；由他們羊敵殺虎，虎敵殺羊，我們只在青雲頭裏看相殺，豈不逍遙自在？」白矇鬼聽說，喜道：「家有賢妻，夫不遭橫禍。你的算計，一點弗差！這關後有條盡頭路，直通着仙人過嶺，再過去便是無天野地，那裏多見樹木，少見人煙，足可安身立命。待我與形容鬼說知，教他收拾同去。」長舌婦道：「那形容鬼是個吃狗屎忠臣，怎肯跟人逃走？對他說知，反要洩漏天機。瞞着他悄悄然去了，豈不安逸？」白矇鬼聽計，便將真珠寶貝，細軟衣裳，打起兩個私包袱，大家背上肩頭，開了後門，一直望盡頭路去了。

且說形容鬼在關上防守，一夜弗會合眼，巴到大天白亮，忙回衙來，思量教白矇鬼拜本去請救兵。不料到得衙中，尋他夫妻兩個，早已不知去向。忙使人四下裏追尋，那裏有個影響？誰知好事不出門，惡事傳千里，一霎時滿關都曉得了。那些陰兵見主將逃走，便都弗怕軍法從事，亂竄起來。也有拿了衣包，傘向關後逃命的，也有反把關門大開，讓兵馬進來的。形容鬼那裏禁遏得住，只得拚此微軀，盡忠報國；撲通一聲，跳在清白河水裏，流星弗會沉一沉，早已變了落水鬼。

黑漆大頭鬼進了關，便與迷露裏鬼商議進兵。迷露裏鬼道：「此去只有陰陽界是個險要之

所，其他都不打緊，如今且把關前關後各路地面都收服了，便無後顧之憂，方可放心托膽殺上前去。」黑漆大頭鬼聽計，便差人知會青胖大頭鬼，教他領了枉死城兵馬抄上手，自己與迷露裏鬼領了鬼門關兵馬抄下手，去搶各路未服地面都到陰陽界會齊。那些小去處，兵微將寡，自然抵擋不住；於是孟婆莊土地討債鬼，惡狗村土地白日鬼，血污池土地邇邇鬼，望鄉臺土地戀家鬼，陷人坑土地一脚鬼，溫柔鄉土地殺火鬼，俱遞了降書降表，望風降附。

只有大排場土地自話鬼，不肯投降，與鬼谷先生從弟摸壁鬼兄弟，算計迎敵，擺端正一個迷魂陣，準備擒兵捉將。等到青胖大頭鬼兵到，摸壁鬼自信兇，只道使的短鎗神出鬼沒，便目中無人，騎一匹移花馬，使起短鎗，衝出陣來，迎着青胖大頭鬼搭上手就殺。戰到十數合，漸漸抵敵不住。摸索鬼看見大阿哥鎗法亂了，便使起七纏八丫叉，殺來夾攻。戰不多幾合，摸索鬼手脚遲鈍，早被青胖大頭鬼一榔槌拍昏了頭，骨，一個連趾筋斗跌下馬去。摸壁鬼嚇得魂膽俱裂，拍馬落荒而走，望陰陽界去了。青胖大頭鬼也不來追趕，引兵殺入陣中。自話鬼料無生路，只得拔根卯毛弔殺在大樹上，變了一個弔殺鬼。

青胖大頭鬼得了大排場，便望陰陽界進發，恰遇黑漆大頭鬼也引兵到來。在三岔路口撞着，

合兵一處，望陰陽界殺來。正是將軍不下馬，急急奔前程，不知陰陽界可曾攻破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纏夾二先生曰：餓殺鬼聽了劉打鬼有情無理，一派鬼畫策，就不顧是非曲直，冒冒失失去幹。誰知撞了黑漆大頭鬼，不惟自己弄得全家消滅，還帶累無數文武官員軍民人等，盡都家破人亡，豈非利令智昏乎？白猿鬼不能做此官，行此禮，只知清風高調，對牛彈琴；及至兵臨城下，將至濠邊，非但一籌莫展，反聽了老婆舌頭，只顧自己，不管別人，逃走得無影無蹤，致令形容鬼投河落水。這般鬼頭鬼腦，抗只星心使惑突，真難相與也。

第十回 閻羅王君臣際會 活死人夫婦團圓

詞曰：女扮男妝逃性命，何期闖入餐人境。剝衣亭上見雌雄，夫婦巧相逢。從軍掛印征強

寇，一敲擒皆授首。功成名遂盡封官，從此大團圓。（慶功成）

話說兩個大頭鬼攻破鬼門關，降了許多地面，引兵殺到陰陽界來。那守界的兩個將官，一個叫做倒塔鬼，騎一隻豁鼻頭牛，使一把花斧頭，有萬夫不當之勇；一個叫做偷飯鬼，使一個飯榔槌，騎一匹養瘦馬，足智多謀。自從摸壁鬼逃入界來，已曉得兵馬將近，連夜端正壓火磚，將要道所在，

教鬼兵打好界牆，只空一個鬼門出入。那倒塔鬼一團筋骨，技痒難熬，摩拳擦掌的專等兵馬到來，思量殺得他馬仰人翻，片甲不回。儂飯鬼道：「凡事小心爲主，我們只宜守住老營，且奏聞閻羅天子，請發救兵到外，然後出戰不遲。」倒塔鬼暴跳如雷道：「你只長他人志氣，滅自己威風，不過兩個養髮強盜，又不是三頭六臂七手八脚的天神天將，就這等怕如折振，豈不聞膽大樂得將軍做？若如此膽量小，怎做得將軍？」

話聲未絕，只聽得撲通一聲的銅鉢響，破鑼破鼓一齊響起來，那大頭鬼兵馬已到，倒塔鬼便騎上駱鼻頭牛，拿着化斧頭殺出界來；黑漆大頭鬼上前接仗，便殺戰了幾下回合，倒塔鬼使盡了三六板斧，還敵不住。巴儂飯鬼來助一臂之力，只此得已在那裏打收兵鑼，曉得後手兵弗應，心裏慌張，被黑漆大頭鬼一拆屋樑，把頭都打扁了，便趁勢殺過界來。儂飯鬼已將鬼門關釘住，牢不可破，只得就在牆外安營。儂飯鬼便差賚奏鬼連夜上鄴城來求救。

閻王聞奏大驚，忙與衆官計議。甘蔗丞相道：「聞得兩個大頭鬼凶不可當，倒塔鬼尙然被殺，朝中將官料無敵手。若免強差他們前去，終歸一敗塗地。不如出道招賢旨意，倘有奇才異能之士，應募前來，庶可一戰成功。」識寶太師道：「救兵如救火，若專靠召募，未免遠水救不得近火。還當

先差一將前去，與儉飯鬼并膽同心，守住老營；一面出榜召募，方可萬無一失。」閻王依奏，便差無常鬼領兵前去，隨即出了王榜各處張掛：「如有降慘殺漢前來應募者，俱到酆都城外點鬼壇取齊。」命甘蔗丞相專司其事不題。

且說那臭鬼，自從活死人起身之後，便收拾些出門弗認貨，各處去做說露天生意，忽聞得大頭鬼據了枉死城謀反，已將鬼門關攻破，恐怕妻孥老小舉家驚惶，急急趕回家中。正值青胖大頭鬼爭田奪地之時，各處村坊百姓，盡都扶老攜幼，棄家逃命，路上絡繹不絕。臭鬼見了這般形勢，便教妻女也收拾出門逃難。臭花娘自道標緻，恐怕路上惹禍招非，便把臭鬼替換衣裳穿看起來，扮了男子，宛然一個撒屁後生。大家出門，不知天東地西，隨了許多難民，一路行去，正撞着青胖大頭鬼大隊人馬過來，把他一家門衝得東飄西散。臭花娘不見了親爺娘活老子，只得跟了陌生鬼走路。無如走得甚慢，衆鬼那裏來顧他？你東我西，各自去了。幸虧身藏有活死人送的辟穀丸，倒也不愁飢餓，只得揀着活路頭上，緩緩而行。風霜露雪行了幾日，來到一個山脚根頭，見有一棵千年不長黃楊樹，樹底下滾一個蠻大的磨光石卵子。他看得大樹底下好遮陰，便坐下少憩，不覺靠在樹上睡着了。誰知這個山，名叫撮合山，山裏有個女怪，叫做羅剎女，住在山灣角絡一間剝衣亭。

裏專好吃男子骨髓。時常在山前山後四處八路巡視，遇有男子走過，便將隨身一件寶貝名爲燒火罐頭，拋來罩他。憑他銅頭鐵額的硬漢，被弄得腰癱背折，垂頭喪氣，不能動彈。由他捉回亭中，把根千丈麻繩打個死結縛住了，厭煩陪便來呼他的骨髓吃。呼乾了將人渣丟落，再去尋一個。不知被他害了多少男子。那日走到山脚下，看見一個俊俏書生，坐在樹陰底下打瞌睡，喜之不勝，走上前來，不費吹灰之力，抱了就走。

臭花娘驚醒，開眼看時，見是一個粗眉大眼，雙肩抱力的拖牙鬚堂客，打扮得妖妖嬈嬈的，抱着他飛腳。須臾，來至一間亭子裏，放在牙牀上，便來呼他的骨髓吃。見是個女子，不覺大怒，拿起一把軟尖刀來，架在他頸骨上，罵道：「你是那裏來的窮鬼？連卵都窮落了！還要衣冠濟楚的裝着體面來戲弄老娘！是何道理？」臭花娘只得哀求苦惱告他：「實係爲着逃難，所以女扮男妝，並非有心來戲弄奶奶。」羅刹女見稱他奶奶，不覺歡喜道：「你既這等知文達禮，曉得敬重我，若肯住在這裏，與我做個好淘伴，便饒你性命！」臭花娘明知不是伴，事急且相隨，只得應承了。羅刹女方拿開刀，放他起來。臭花娘見他喜歡鬼奉承的，就只管奶奶長奶奶短的趨奉他。羅刹女愈加快活，便教會他使軟尖刀並許多拿人法則，臭花娘也心領神會。住了幾日，那羅刹女又出去捉一個男

子回來，臭花娘看見，吃了一驚，原來正是活死人。

却說活死人在冒失鬼家住了幾時，聽得大頭鬼反了，心中掉弗落臭花娘，便辭別冒失鬼，起身望溫柔鄉來。到得臭鬼家裏，但見那牆坍壁倒，鬼脚指頭不見一個。近地裏又弄得斷絕人烟，無處訪問。心裏着急，只得瞎天盲地各處去追尋。偶在撮合山邊經過，恰被羅刹女下山撞見，便拿出熄火罐頭罩來。一聲響，把他連頭搭腦罩住。幸虧他會吃過仙丹，有些熬鍊，但覺得渾身麻木，不致就倒。羅刹女見弄他不翻，忙解下臭腳帶來，把他紮手縛脚，周身綁住，抱回亭中，將他骨髓慢慢的呼來吃。臭花娘看在旁邊，真是眼飽肚中飢，敢怒而不敢言。羅刹女吃了一了個暢快，方向活死人頭上取下熄火罐頭來，却因抱着活死人上高下蹶跑了一回路，也覺有些吃力，便橫在床上，困着了。那罐頭也丟在床邊，未曾收拾。

臭花娘看這罐頭時，宛似個小和尚模樣，便輕輕偷來，坑在身邊，方拿起軟尖刀來，把活死人身上臭腳帶一刀割斷。活死人便手脚活動，忙向臭花娘手裏接過刀來，就借刀殺人，望着羅刹女頸骨上斬去。不料誤斬了面孔，斬得火星直迸。原來那羅刹女鍊就的一副老面皮，真是三月斫弗入，四刀白坎坎的一些不動，羅刹女夢中驚醒，跳起身來。活死人乘勢望他心口裏一刀戮去，早

已白刀進了紅刀出挖去一塊心頭肉，連搭子血都搗了出來，死在床上，便放下刀，向臭花娘稱謝。臭花娘見他不認得了，便將自己來蹤去跡告訴他。活死人方知是臭花娘假扮的，大喜道：「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，得來全不費工夫。」也將別後事情，粗枝大葉說與他聽了。臭花娘喜之不勝。活死人道：「這裏不是安身之所；目今各處只有黑甜鄉裏最爲太平，不如同到那裏去住幾時，再作道理。」臭花娘聽說，便要向羅刹女身上剝死人家裳下來，改換妝束。活死人止住道：「這裏到黑甜鄉還有許多腳邊路。若男女同行，反要被入盤詰，擔擱工夫，不如依舊男妝，只說是兄弟淘裏，那裏還有人來扳樁相腳？」臭花娘欣然樂從。活死人便攙着他，走到山下，望黑甜鄉一路行來。將近冒失鬼家裏，正撞着冒失鬼騎隻無籠頭馬，拿着大木關刀，後面地裏鬼也騎着一頭馬，拿着殺手鋼，自騎馬自喝道的在大官路上跑來。見了活死人，忙下馬相見了。冒失鬼道：「你如何到今日之下纔來？我們望你，連頸柱骨都望長了。」指着臭花娘道：「此位又是何人？」活死人道：「這是我同胞兄弟，叫做雌雄人。你們要望我來做甚麼？這般行徑，却到那裏去？」地裏鬼便道：「你難道不聽聞，目今閻羅王出榜招賢，我們思量去投軍，幹功立業；等你不見來，只得想先去了如今你來得正好，便可一同去罷！」

活死人道：「同去固好，只是你們騎着馬，教我兩個那裏跟得上？若教你們放着馬步行，又覺弗講情理。」地裏鬼道：「這也容易；近地裏有個馬鬼，一向在七國裏販牛，近來又在八國裏販馬，前日販了一羣鬼馬，回來發賣。就是我們騎的馬，也是向他買的，只消再去買兩匹就是了。」活死人笑道：「有的不知無的苦，教我們窮人窮馬，那裏買得起？」地裏鬼一頭笑，指着冒失鬼道：「有空心大老官在此，他慣買馬別人騎；就是我騎的馬，也是他買的。索性一客弗煩兩主，等他做個出錢施主何如？」冒失鬼也道：「你只去揀中意，待我出錢便了。」途大家一同來到馬鬼家裏，問他要馬看。

馬鬼道：「可惜你們來遲，腳短，馬已賣完了。」地裏鬼見門檻底下露出馬腳來，便道：「這門裏的不是馬蹄，怎說賣完？」馬鬼道：「這是兩隻揀落盡殘的驢子，怎說馬？」活死人道：「老話頭：無馬狗牽犁，狗尚可當馬用，驢子倒怕不如着狗，譬如步行，就是驢子便了。我們會騎隻驢子，喊馬來的；且到前路看，倘有五馬換六驢的人來，賣隻驢買馬騎，也來得及。」馬鬼便牽出兩隻驢子來：一隻是木驢，一隻是別腳驢子。地裏鬼故意嫌百比，馬鬼不敢爭多論少，就爛狗屎價錢買成了。活死人讓臭花娘騎了木驢，自己騎了別腳驢子，冒失鬼地裏鬼都上了馬，騎出大路，馬不停

歸，望鄆郡城來。

那消幾日工夫，到了城外，轉到點鬼壇前，見有個把門鐵將軍，便上前報了名。將軍見說是鬼谷先生徒弟，又見他們人材出衆，不敢怠慢，忙報知甘蔗丞相。丞相便傳他們進見，講論些兵法武藝，盡皆問一答十，應對如流，喜出望外，就領他們進城，來到朝門外伺候。自己入朝，奏閻王，閻王傳旨，宣入四鬼，來至森羅殿上，一雙空手見閻王。

閻王見冒失鬼魁梧奇偉，活死人雌雄人美秀而文，地裏鬼精奇古怪，諒必有些本事。正欲與他們計議戰守之策，忽見朝門外傳進無常鬼奏章來，說：「兩個大頭鬼見臣釘住鬼門關固守不戰，便教賊兵爬牆摸壁，在界牆上對壁撞，掘壁洞，拆壁脚，千百樣強鑿，弄得牆塌壁倒，危在旦夕。請速發救兵，庶保無虞。」閻王見奏，怒道：「那大頭鬼有多大本領，却敢如此猖獗！」活死人見閻王發怒，便奏道：「臣雖不才，願領陰兵前去。誓必將那大頭鬼生擒活捉回來，憑殿下把他斬頭瀝血，樞心挖膽的治罪，方見手段。」閻王大喜道：「卿若果能成功，寡人自有重賞。」便即點起陰兵，救活死人掛了騎縫印，做大元帥，冒失鬼爲開路先鋒，地裏鬼雌雄人爲參謀，引兵前去救應。四鬼謝恩受職。活死人又奏討軍器馬匹，閻王便差護身將領他到武庫中去，任憑揀選。活死人來到庫

中，見十八般武藝，一應俱全。千中揀一，只有一枝戮空鎗，趁手好使，便拿了回到殿上。只見塔前一個拽馬鬼，拽隻異獸，生得身高六尺，有頭無尾，周身毛羽，像是扁毛畜生，却又四脚着實，闔王指示活死人道：「這是獨人國進貢來的，名為衣冠禽獸；捋順了毛，倒也馴良。今賜卿做個坐騎，壯壯威風。」活死人謝恩領受，拜辭起身，扯足順風旗，鴉飛鵲亂，望陰陽界進發。

將近界上，忽望見前路煙塵抖亂，手銃齊響，曉得界上交戰。忙催陰兵向前救應，正見兩個大頭鬼，把無常鬼偷飯鬼摸壁鬼，迫得八隻脚跑弗及。冒失鬼便舉起大木關刀，拍馬上前，敵住青胖大頭鬼；活死人挺着空戮鎗，來戰黑漆大頭鬼；地裏鬼也舞起殺手劍，上前助戰。對陣迷露裏鬼，輕骨頭鬼一齊殺來。無常鬼偷飯鬼摸壁鬼也都撥轉馬頭來，大家混戰。

且說活死人與黑漆大頭鬼兩個，正在棋逢敵手，一個半斤，一個八兩。戰夠一時，被活死人捉個破綻，一鎗戮去，把紙糊頭老虎戮穿。那老虎痛極，薄屎直射，一個虎跳，把黑漆大頭鬼拋下背來。活死人乘勢對肚皮一鎗，把他那條爛肚腸也帶在鎗頭上抽了出來，變做個空心鬼，死在地下。再說那冒失鬼，與青胖大頭鬼戰了數十合，抵當不住，回馬便走。青胖大頭鬼縱虎趕來，雌雄人看見，忙取出熄火罐頭來。望準青胖大頭鬼拋去，一聲響，將他罩住，把個青筋飽綻的大頭，弄得軟癱熱

化，眼淚撒撒落，不能動彈。冒失鬼縮身轉來，將根臭皮條，把他連皮搭骨捆定，活捉住了。迷露、裹鬼也被地裏鬼一殺手鋼打得頭八丫片，只有輕骨頭鬼，骨頭無得三兩重，手輕腳健的跑得快，被他溜個眼弗見，逃回枉死城去了。那些無名小卒，盡都解甲投降。活死人收兵來至界上，便差地裏鬼無常鬼摸壁鬼分頭去平服各路地面，自與雌雄人冒失鬼偷飯鬼，過了鬼門關，望枉死城來。

且說輕骨頭鬼雖然逃得小性命，那把兩面三刀又被殺人場上偷刀賊偷了去，赤手空拳來到枉死城中，欲與推船頭鬼算計，走清江去路。那些無名頭百姓，聞得大頭鬼已死，便將他兩個捉住，等到活死人兵到，便香花燈燭，迎接入城，解上二鬼。活死人便教冒失鬼押去斬首示衆。冒失鬼押到十字街底裏，舉起大木關刀，猶如砍瓜切菜，一刀一個，都已頭弗拉頸上，結成碗大的疤，變做兩個無頭鬼。

活死人安民已畢，恰好地裏鬼等也平定了各處，俱到枉死城來會。活死人便教無常鬼權署城隍事，自己領了衆鬼奏凱還朝。恐怕青胖大頭鬼路上發強，出空一個石灰叉袋，把他袋入袋裏，捆在馬背上。青胖大頭鬼落了叉袋，在內爬攏弗穿，又被石灰撒瞎了眼睛，好不氣悶。

活死人回到鄴都城，將兵馬屯住，自與衆鬼入朝獻俘。閻王大喜，慰勞了一番，便教將青胖大

頭鬼押赴市曹，剝皮蹬卵子，拆了骨頭。就在森羅殿上排下太平筵宴，君臣同樂，盡歡而散。次日，又宣衆鬼入朝，論功行賞。便封活死人爲蓬頭大將，地裏鬼爲狗頭軍師，同輔朝政；冒失鬼爲搗盆將軍，鎮守鬼門關；餓飯鬼爲盡盤將軍，摸壁鬼爲冬瓜將軍，同守陰陽界；雌雄人爲塞殺將軍，護守酆都城各陰門；無常鬼實授枉死城城隍；陰兵犒賞酒肉白米飯，散歸營伍。

衆鬼都謝恩領職，只有雌雄人紅着鬼臉不謝。閻王問道：「獨汝不謝恩，莫非嫌官小麼？」活死人忙上前代他奏道：「他實非男子，原是臣之聘妻，叫做臭花娘。」便將他女扮男妝，移名換姓，及犒兵捉將前後事蹟，一一奏聞。閻王便改封爲女將軍，教宮娥領他入宮，喚改裝束。宮娥引了臭花娘來至宮中，朝見王妃，奏知其事。王妃便拿出長裙短襖，鳳冠霞帔與他替換；又教宮娥替他梳頭攢髮，插花戴朵，搽粉點胭脂，改了女妝，又賞了一副豎頭鋪蓋，一座虛花鏡架，一個鴉舊馬桶。

臭花娘謝了王妃，回到殿上，閻王已教活死人戴了攢紗帽，穿了掛出朝衣，就在森羅殿上朝了閻王四雙八拜，做了親。欽賜一個起家宅基，與他居住。

夫妻謝了恩，來到新宅基裏看時，但見簷頭高三尺，許多門窗戶闔，盡皆朱紅滲綠；一應家伙什物，也都千端百整，滿心歡喜，就安居樂業的住在裏頭，生兒哺種，後來養了兩個送終兒子，叫做

活龍，活現，俱做螞蟻大官。夫妻兩個，直到頭白老死。此是後話不題。正是吃得苦中苦，方爲人上人。要知大概結局，且俟後來續編。

詩曰：文章自古無憑據，花樣重新做出來。拾在籃中就是菜，得開懷處且開懷。

纏夾二先生曰：臭花娘女扮男妝，出門逃難，只道凡人弗識，偉遇着羅刹女，被他扳樁相，顯了原形。活死人爲了臭花娘，心忙膽碎，東奔西走；不料狹路相逢，也遭他臭腳帶纏住，不免弄得束手待斃。幸虧天無絕人之路，恰得臭花娘一刀割斷，便撒手放腳，可以借刀殺人。羅刹女雖有三刀斫弗入的老面皮，也不免白刀進了紅刀出矣。從此夫妻雙雙，無掛無牽，遠走高飛，而又適逢世亂荒年，得以登壇拜將，建功立業，夫妻偕老，青史留名。若不是，一番寒徹骨，那裏有梅花撲鼻香哉？

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十一月出版

全一册 定價大洋四角



印	發	校	標
刷	行	閱	點
者	者	者	者
新	新	鮑	薛
文	文	慶	恨
化	化	生	生
書	書		
社	社		

總發行所 上海 新文化書社

四馬路 中市

電話九五一三八號

